

說郛

續十一

127
6
127



112
6
127

說郛續目錄

第十一

平夏錄 黃標

平夷錄 趙輔

平定交南錄 丘濬

撫安東夷記 馬文升

哈密國王記 馬文升

滇南勸哭記 王紳

渤泥入貢記 宋濂



○琉球使畧 陳侃

日本寄語 薛俊

朝鮮紀事 倪謙

建州女直考 天都山臣

○夷俗記 蕭大亨



平夏錄

東海黃標

元政不綱羣雄鼎沸蓋天命

聖人必先以驅除云爾蜀有明氏 一日諱玉珍

珍隨州玉沙村人也家世務農玉珍身長八尺口重

瞳子鄉閭有訟皆往質焉至正辛卯歲汝穎兵起玉

珍乃團結里中人屯于青山衆推爲屯長 一日爲巡

子頭隨倪蠻子爲盜蠻子即文俊也明年壬辰徐壽輝亦起於蘄黃癸

巳冬十一月壽輝僭大號都漢陽遣使招玉珍玉珍



歸漢陽授元帥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連戰湖中飛矢中其右目人呼為旻眼子沔陽連歲饑乙未春一日玉珍將斗船五十艘上夔府哨糧時夷陵皆屬漢參政姜珏守之玉珍至巫峽留糧皆滿丙申冬辰州人楊漢者元義兵元帥也以精兵五千屯平西寨時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招兵丁酉春三月漢以兵屯江北完者都誘漢來謁席間殺之欲併其軍麾下懼且怒乃虜船下流適遇玉珍於巫峽訴其事且言重慶一城並有左丞相哈林禿右丞相完

者都兩不相下郡無厚兵可攻也玉珍猶豫未決萬戶戴壽等曰烏困投林人困投人且公在沔陽為民也遠來覓糧亦為民也若分船為二以其半載糧還沔陽以其半因漢兵攻重慶事濟則為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玉珍從之道路俄見斗船遠邇騷然完者都夜遁果州生獲哈林禿父老迎玉珍入城玉珍禁侵掠城中安堵如故四外降者絡繹不絕乃獻哈林禿于漢陽是歲祿壽輝以玉珍為隴蜀省右丞戊戌春二月完者都來自果州屯嘉定之大佛寺一名凌雲規復

重慶玉珍使義弟明二禦之明二者黃陂人也智勇
過人玉珍寵愛之妻以弟婦稱爲明二一曰後復姓
名曰萬勝明二攻嘉定夜遣軍人陳夜眼緣城劫烏
牛山城破惟大佛未下相持越半載玉珍親率兵繼
之旬日內潰入之趙資者行省參政也與完者都平
章朗革反同守嘉定明二陷嘉定時完者都朗革
先遁惟資守大佛明二執資妻于江岸以招資資喜
曰痴婦不歿何爲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者朗革
反妻也城陷時赴水歿語畢以強弩射殺妻復欲射

其子爲衆所擁不得射已而大佛陷資亦遁三人者
會于龍州謀興復爲遊兵執至重慶玉珍欲用之館
之治平寺使人諭意三人曰國破家亡祈一速歿爾

玉珍猶欲生之時傳趙參政兵將至三人者回斬于

市

卽大十字街

蜀人亦謂之三忠玉珍乃以禮葬之初玉

珍攻完者都時道出瀘州暮宿于河下宣使劉澤民
曰此間有劉禎者字維周官爲大名路經歷前元進
士也能文章政事避青巾李喜亂入居深山盍往見
焉玉珍曰可與俱來澤民曰此可就見不可屈致也

平夏錄
三
明日遂往見之相與講論玉珍喜曰吾得一孔明也
邀至舟與議國事卽舟中拜爲理問官巳亥遣使貢
於漢陽時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明年庚子春友諒
弑壽輝自立玉珍曰陳友諒倪文俊同在徐朝爲臣
子今弑逆予當討之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關絕不
與通爲壽輝立廟城南衆推玉珍爲隴蜀王辛巳夏
四月以劉禛爲參謀朝夕侍講禛屏人從容說曰西
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劔門沃野千里自遭青
巾之虐民物凋耗明公撫養民幸蘇息人心之歸則

天命可知且陳友諒弑主自立明公必不肯聽命也
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恐軍士俱四方之人或思其
鄉土而去明公孰與守取乎弗聽明日禛又言玉珍
乃咨謀於衆以壬寅年春三月戊辰卽位于重慶

綱目

書三月明玉珍破雲南
夏五月自稱隴蜀王

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

設六卿卽日以戴壽爲冢宰萬勝爲司馬張文炳爲
司空尚大享莫仁壽爲司寇吳友仁鄒興爲司徒劉
禛爲宗伯置翰林院以牟圖南爲承旨史天章爲學
士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皇太子朝夕受學於設

國子監教公卿子弟外設提舉司教授生徒府置刺
史州曰太守縣曰縣令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夏定
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役之征炆廷試進士賜董
重璧等八人及第餘出身有差置雅樂立郊社之祭
冬命司馬萬勝領兵攻刺踏坎普顏達史平章走之
天統二年癸卯春命司馬萬勝攻雲南由界首入司
寇鄒興由建昌入指揮芝蔴李由八番入勝兵不滿
萬皆以一當十二月八日抵雲南梁王李羅一名及
雲南行省廉訪司官先二日走屯兵金馬山一曰皆
走楚威

初李不至遣使四出告諭招安降者日至即遣侍中
楊源表聞獲其象以獻表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
命王師所至空無不服之邦大軍既發于三巴踰月
遂平乎六詔窮柢交賀遠邇同歡恭惟皇帝陛下勇
智如湯文明協舜慨念中華之貴反爲左衽之流矧
在位之貪殘致生民之困悴恭行天罰遂平定乎多
方禮順人情即進登于五位忝茲南詔鄰比西戎藩
公挾便宜行事之文專任儉人恣其饕餮守宰無恒
心愛民之意肆爲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揚庭出師討

平夏錄 五
罪初臨烏撒蠻酋納款以供輸繼次馬隆敵衆望風而奔潰遂由驛路踏入滇池士民冒雨以爭降官吏叩頭而請罪一毫不染萬室皆安勝愧以庸才欽承威命凡此大勛之集斷非小器之能皆聖人大庇之洪休抑諸將効勞於忠力深入不毛臣愧偶同於諸葛誕敷文命帝德齊美于有虞此鄒興所撰也夏四月梁王下王傅官大都領兵回哨援之勝敗於關灘時招安元帥姬安禮被執至行邸問兵多寡曰八千於是大都命集于大理是役也勝以孤軍不可深入

士多戰傷乃留建水元帥府聶千戶守之遂引還重慶天統三年甲辰司馬萬勝兵攻興元圍城三日不克而還命司寇鄒興攻巴州克之留兵鎮守是年更立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爲左丞相萬勝爲右丞相尚大亨張文炳爲都察院鄒興爲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門俱爲平章竇英姜珏爲參政鎮播州夷陵荆玉商希孟俱爲宣慰鎮永寧黔南天統四年乙巳萬勝取興元時有劉諶者江西人爲仁壽教官文章清古能作成後進玉珍入蜀棄官隱

居瀘州子弟多從之游玉珍屢徵不就卒弟子葬之
小市廂是年冬我

太祖高皇帝遣使通聘曰胡人本處沙塞今反居中
原是冠履顛倒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區區有長
江之險相爲唇齒協心同力併復中原惟足下圖之
玉珍遣參政江儼答聘天統五年丙午春玉珍卒年
三十六昇襲位纔十歲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爲皇太
后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
氏旨召勝殺之使劉禎代爲丞相勝有開國功歿非

其罪人多不服吳友仁移檄興兵昇命戴壽討之友
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至壽
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是年昇遣使來貢 太祖
命侍御史蔡哲報聘因挾一畫史同往潛圖其山川
險易巳酉大明洪武二年也 朝廷遣使入蜀求大
木昇亦遣使來貢使還 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
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
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據此必圖所
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將用命故能

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是年
冬十月 太祖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昇璟至
蜀諭昇禍福使同入覲昇牽於羣議不能決璟還復
以書曉之其畧曰足下以幼冲之資襲先人之業不
吝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爲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
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
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
用不足取之南蠻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
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

而欲以陁絕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我
聖上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
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
之利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
至矣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
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糧過山獄強將勁兵
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
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爲何如禍福利
害瞭然可觀逆順之圖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從

平夏錄
洪武二年庚戌夏四月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
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
忠知院金慶祥迎降達留興旺龍鎮守七月吳友仁
寇興元興旺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
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
仁兵三萬興旺遣使間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
城決濠填塹急攻興旺嬰城拒守發礮插石敵兵多
歿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卽帥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
友德率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皆

下遂令軍中人持一炬然于山上友仁見列炬起大
驚乘夜遁去是年又遣使假道攻雲南戴壽不奉命
又遣蔡參政招諭昇不從四年辛亥春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
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
右副將軍暨滎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荆
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
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
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諭和等肅部位嚴

紀律懷降附禁殺掠以王全斌事爲戒戊子命宋國
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練軍馬
運糧餉以給征蜀將士閏三月楊璟兵次夔以大溪
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索
橫斷開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鄒興飛天張益兵
爲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
崖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璟等
攻之弗克是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陞
辭 上密語之曰蜀聞吾兵至必悉其精銳東守瞿

塘北阻金牛以拒我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旣
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
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知青州來
陽空虚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
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
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
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真遁去遂克階州進
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
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世真等復集衆拒險

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歿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五月己未友德兵至漢江不得渡乃令軍中造船百餘艘己卯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六月壬午友德拔漢州初夏人聞王師至命戴壽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壽乃留鄒興飛天張守瞿城而自與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川何大亨悉兵

戰于成都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令諸將曰彼遠來聞何大亨敗衆已洶洶可一戰克也乃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遁還保寧丙戌上聞湯和等駐兵大漢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失事賜璽書促之廖永忠聞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于江乃自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

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鄒興等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陳前軍旣接後軍爲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歿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士齊併力舁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水筒以濟饑渴衣青莎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岸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

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鼓譟齊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發火炮火筒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歿飛橋鐵索皆斷擒其將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溺歿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丙申傅友德進兵成都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中率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德降是日永忠舟師抵重慶次銅鑼峽昇等大懼或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今勢成破

平夏錄
竹兵民皆已膽落豈能効力驅之拒守歿傷徒多終亦不免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永忠軍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會永忠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等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表畧曰乾坤正一統知天命之有歸日月仰大明撫華夷之無外萬方丕昌四海同歡欽惟 皇帝陛下功軼禹湯德

侔堯舜運乾元不息之妙寰宇肅清秉神武不殺之權生民永賴收豪傑於紛爭之日施仁義於墊溺之時景運維新皇謨丕顯故無征而不克無令而不從臣昇僻處偏方情無學識旣靡竇融先機之智又乏錢俶達事之宜見出井蛙計同穴兔揣罪實由於此啓釁用非其人用揆愚蒙冒干天討顧閉關之何益遂開門以來降迎拜道旁竊効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敢希孟昶之傾心謹將軍馬錢糧及土地人民以獻七月庚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等出城拒

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弩矢火器
衝之象中矢還走及蹂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
矢會壽等得家書聞昇已降而室家並完皆無鬪志
乃藉倉庫遣子納欵友德許之翊日壽等率其屬詣
軍門降友德按兵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壬戌友德
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重慶知州尹善清拒戰友德
擊斬之判官王柱華率軍民降夏亡初保寧城中有
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服
混處民間旣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

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
適尹氏人皆異之稱爲韓貞女乙丑明昇等至京師
上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按孟昶入宋故事擬令
昇等於午門外進表待罪聽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
丹墀聽宣諭 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制國政
所爲奢縱昇年幼寧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
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制授昇
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八月庚子湯
和遣周德興會傅友德攻克保寧執吳友仁械送京

師蜀地悉平

平夷錄

鳳陽趙輔

建州三衛世爲女直東方之黠虜也深處萬山林木障天晴晝如晦恃險負固已有年矣永樂間開原降虜場木答戶者悖逆率衆數百騎徃投之其黨類遂滋日浸強悍會我成祖文皇帝靖難之初閔生民之艱不卽加兵姑撫綏之彼狼子野心終懷覬覦迺者守邊將吏弗能制禦以致猖狂莫遏一歲間寇邊者九十七次殺虜人口十萬餘皇上震怒乃興問

平夷錄
罪之師以輔掛靖虜將軍印授以 成命總統戎師
復以太監黃順少監張璘監督軍務左都御史李秉
提督兵戎副叅厥事則都督王瑛武忠總督糧儲則
僉都御史張岐督陣紀功則監察御史孫珂崔讓呂
雯邊鏞往來游擊則都督王鈐都指揮韓斌協同游
擊則指揮黃欽分兵出奇則遼東副總兵都指揮裴
顯左右叅將孫璟周俊揣鋒破敵則都指揮楊嶼柯
忠曹廣戴廣楊廣海榮楊玉孫龍文寧崔勝焦貴白
欽盛鑑等綜理營陣則都指揮曹浩劉通傅海王錯

護逆饋餉則都指揮郭瑄通得京營與遼東漢番官
軍五萬餘衆各秉忠赤威奮敵愾俱以成化丁亥秋
九月二十有四日兵分五路深入虜地左掖左哨出
渾河柴河越石門土水河至分水嶺右掖右哨由鴉
鶻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潑豬江中
軍自順撫經薄刀山粘魚嶺過五嶺渡蘓子河至古
城期以是月二十有九日大兵齊舉時則有若朝鮮
國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等率兵萬衆
以助官軍皆如約抵虜巢無一後期者勢撼山岳聲

平夷錄
振天地虜寇望風披靡譬之破竹迎刃而解擒斬俘
獲虜酋指揮苦女等呂千數賊屬牛馬無筭巢穴蓄
積蕩然一空收其被虜者歸厥家間有遺寇奔遁深
山以保殘喘一月之內虜境肅然時積雪盈尺寒風
裂膚不可久居乃整兵凱還尋有遁寇指揮頭額的
里率其妻赴軍門哀詞乞降且曰吾所處之地自唐
以來人跡罕到太宗東征至鳳凰城而止亦未嘗入
吾境土今天兵卒然至此使我父母不相顧兄弟
妻子盡被擒戮家產已盡死亡無日豈非天也耶遂

具 奏納之予惟建州之地東南接鴨綠江朝鮮國
正南則三江月虎城正東則毛憐衛七姓野人黑龍
江奴兒干諸夷東北泊北率皆海西四百餘衛野人
女直西北又秦寧富峪朶顏三衛之虜賊也而建州
實處其中左右前後盡爲夷狄相去聯絡犄角應授
五嶺喜昌石門咽喉之地車不得竝行騎不得成列
乃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今 王師一舉直擣其
中長驅席捲所向無敵誠我 皇上德動天地威播
華夷神謨廟筭之所致也其萬萬載太平無疆之休

又肇乎此矣予觀成功不勝雀躍謹拜手稽首而作
賦曰成化丁亥仲夏旣望 上御奉天端拱南向金
印白麻授鉞命將 帝曰建州之虜酋世受國恩之
曠蕩茲乃悖逆荼毒我邊實罪大而惡極宜天討以
殄殲惟渠魁則罔赦在脅從而悉蠲臣拜稽首 天
子萬年臣聞建州女直東夷猾虜食肉衣皮山居林
處藉弓矢以憑陵恃山林之險阻其心狡黠其力强
圉蛇豕奔倏來忽去曰漢曰隋且綏且撫偉矣唐
之太宗乃奮東征之舉僅勒馬於鳳凰之山敢肆志

於豺狼之所茲行斷出於 宸衷廟筭敢乞於 當
宁 帝曰俞哉汝其征徂闕外便宜付託在卿臣拜
稽首載懼載競爰整其旅于焉啓行征車彭彭以載
道旂旒央央而嚴程發道津而出山海歷義錦而抵
廣寧覽滄海之浩瀚躋閭山之峭嶒遼河一水而三
岔襄城百里如砥平乃營細柳乃閱大兵帶甲十萬
鐵騎如雲弓刀鱗次旌旗蔽空將士賈勇如彪如熊
精忠爛爛兮貫日瞻氣堂堂兮如虹揮金戈兮止白
日擊鼙鼓兮轟雷霆威信洽而士心一賞罰公而號

令明列八陣布五軍紛鳥蛇而變龍虎配天地而合
風雲左哨出柴河而掩乎東極右哨襲太行而擣乎
老營左掖右掖前軍後軍中營握機總掌權衡潑豬
江之巨浪洶湧摩天嶺之群峯嶙峋鴉鶻關險踰於
蜀道鳳凰城高竝於嵩衡黑松林之森森當白晝而
如晦石門山之轟轟峙積雪而如銀樹木蒙密蟻螻
過而猶礙鳥道懸絕猿猱懼而愁捫蠢彼虜賊負固
并吞剗絕壑爲濠湟樹巨木爲城廓晝則拒奔夜則
衝突羽鏃蝟飛兵刃相薄移日之間轉戰百合雖周

之儼仇漢之匈奴未有能過之也於是我兵鼓勇敵
愾奮發怒髮衝冠目眦盡裂乃陳三軍乃召五丁伐
鄧林碎昆侖刷渤澥填東溟馳龍騾以蹴踏驅虎賁
而咆哮揮倚天之長劍彎滿月之烏號神鎗發而火
雷迅擊信砲舉而山岳震搖盡虜酋之所有罔一夷
而見迯剖其心而碎其腦粉其骨而塗其膏強壯就
戮老稚盡俘若土崩而燼滅猶瓦解而冰消空其藏
而潛其宅杜其穴而火其巢又有朝鮮之一國率兵
萬衆以効勞搜天門與地角刮海底而楊濤甫及旬

日之內虜境以之蕭條外有毛憐強虜七姓野人四百餘種之海酋三衛朶顏之天驕無不心驚而氣喪膽落而魂銷王師全勝以大捷征夫凱還而歌饒猶夏啓之伐有扈如帝舜之征有苗也由是遼左之民迎拜道邊簞食壺漿舉手謝言昔遭虎狼荼毒萬千今我得生如解倒懸我得衣衣 天子之賜我得食食 天子之與凡此更生不可枚舉是乃 天威遠播 廟筭如神拓其疆而廣其宇誅其罪而弔其民陋漢唐之曠武 昭 當代之施行神武大振於窮

荒 聖德光被於四表車書由此而會同華夷以之一統桓桓猛士糾糾虎臣振旅回朝陞謁紫宸天顏怡悅海宇咸春報功行賞兮世其祿分茅胙土兮崇其勛雨露均沾兮九天降風雲慶際兮萬方寧蕭韶九成兮百獸舞于羽兩階兮四夷賓耕田鑿井兮利其利出作入息兮堯舜民熙熙皞皞兮俗化美巍巍蕩蕩兮而天下莫知所云也

平定交南錄

明 丘濬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
臣黎季犛所弑季犛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奩
矯稱陳氏絕嗣奩其甥請權署國事 上不逆其詐
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
老撾遁至京愬其實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
平還以國永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千人送添平
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者以上聞之震怒諭

群臣曰朕爲萬國主蠢爾蠻夷乃敢爲不道以戕其
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旣而占城亦告其
侵軼疆界強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
僞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爲盜
儒程朱爲剽竊乃議與兵問其罪群臣咸贊成之乃
遣大臣告于 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秋七
月癸未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
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爲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
張輔爲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叅將雲陽

伯陳旭爲右叅將敕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叅將又
清遠伯朱友領驃騎將軍朱榮劉劄出鷹揚將軍呂
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游擊將軍朱廣王恕橫
海將軍魯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荆湖閩
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明府憑祥縣進左副將軍
率左叅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
之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鐫參
贊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
督餽餉於凡所過名山大川修祀事乙酉出師 上

平定文獻錄
親幸龍江禡祭將帥陪位受賑惟謹訖事駐驛江滸
誓于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及罰罪惟元兇尚體朕心
毋寃武母殺降母繫累老稚母毀壞室墓雖一草一
木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雖勞勿勩且底于罰能等
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帥次龍川
大將軍邁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軍薨
衆議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
大將軍事急驛以聞 上命輔就佩征夷大將軍印
代能總兵且降敕諭之曰昔 太祖皇帝命開平王

常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爲偏將軍率師北
征開平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
建大勲著名青史爾宜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
定興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榜示
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犛兩殺其
主以奪其國罪一凡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淫刑
以逞視國人如讐重斂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
氏背祖更姓罪四旣篡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
朝廷罪五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朝廷使送之乃敢

平定交南錄
拒邊罪六殺國主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
八殺土官猛慢虜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官
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祿州地界罪十一擅據西
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國新遭喪
興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板達郎黑白
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仍加兵不
已罪十五占城既受天朝章服輒偽造金印帶服逼
使其受罪十六責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
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

國以兵劫之於昆陵港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稱
國號偽紀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
臣輒以罪人充使罪二十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
所以既聞榜示咸知其曲在彼及見榜末云待黎賊
父子就擒之後選求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
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憑祥縣禡牙入境并望
祀其國中山川諭于衆曰 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
民乃爲黎賊害其國主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絕
世甦民困命我等以弔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陣不

平定交南錄
得殺人非稟令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母踐禾稼爾等宜奉承 聖天子德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以軍法從事無赦衆皆歡呼用命是日大軍入破壘關揭前榜諭國中吏民以朝廷伐罪弔民之意以招徠之王詢知坡壘以南由隘畱關歷雞翎關至芹站山菁溪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同知韓觀榮于坡壘修道路繕橋梁督糧運戊申大軍次丘溫縣己酉哨至隘畱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毅攻拔之斬首四十

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雞翎關斬首八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次雞翎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遣鷹揚將軍方政游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濬等奪猛烈關俞讓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舟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澳沔等沙左叅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舁舟越山

自間道以出逃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橫海將軍魯麟驃騎將軍劉劄出拔因吾寨是日有僞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邃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二都恃宣江沱江富良江以爲險自三江府沱江南岸傘圓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牢江直至盤灘因拔山立木爲柵及增築土城于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于富

良江南岸緣江下木找悉國中舟艦泊其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拒木以備賊衆聚屯守水陸者號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真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李榮曰子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率衆于嘉林以待不能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人朱勸齎勅至諭羣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季榮不出見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此必非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

兵回卽貢否則自有準備王知此勅是欲以款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二帶州屯箇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會議造船置鏡以圖進取時時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魯麟夜舁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敢出沒王與西平侯議于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于下流八十里嘉林置舟筏爲欲渡之勢以掣其勢賊果分遣水軍于嘉林奪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軍與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邊江立柵勢逼地狹難

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濶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今我攻具若雲梯仙人洞之類俱備易于攻取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己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欲襲之處里許作欲攻勢以出賊不意于是出內府所製夜明光火藥散軍士俾執

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昇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躡梯登用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于城內列陣驅象來衝我軍乃出內府所製獅子象蒙馬象見獅形驚畏而顛又爲銃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而下縱火焚綠江一帶木柵烟焰漲天辛亥直擣其東都克之王與左

副將軍駐軍于城之東南給榜招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歡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叅將豐城侯李彬右叅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携妻子遁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池餘黨依天建山困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在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三萬七千餘級時王畱交州鎮適聞賊子黎澄聚舟黃江左副將軍左叅將領軍循富良江

平定交南錄
左右水陸並進次于木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筭二月乙巳王聞賊首遁于悶海口出魯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膠水縣賊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觀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畱兵于鹹水關兩岸畱戰船守備彼必出悶海口以襲我我俟其出水陸併擊之賊必成擒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賊果犯鹹水關報至巳酉王與左副將軍合兵

水陸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齊進旣而登岸植木爲柵王乘其柵之未備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升等亦率舟師來奮擊賊遂大敗富良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里右叅將雲陽伯乘勢長驅直抵悶海口黎賊父子聞敗乘船遠遁于靈源王諭將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乃回軍交州畱左叅將鎮守備禦黃江等處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道兼進調柳升魯麟土官莫邃等分領戰船由水路窮追戊寅舟師至清化之磊江賊衆

平定交南錄
九
聚船以拒升等擊敗之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
濱州柳升等舟師來會途中降者相繼訶知黎賊父
子遁于義安府之溪江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
柳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壬申大軍至義安府土
油縣王從舉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
兵兩軍俱至盤石縣下營甲戌柳升率舟師至奇羅
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
潛竄草野乙亥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偽
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人獲偽衛

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邃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偽國
主黎蒼及其偽太子芮于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
無遺安南地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六十六
戶三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筭遣都
督柳升等獻俘闕下露布以聞先是王等受命時詔
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王徧訪國中官吏耆
老人等咸稱黎賊于巳卯年殺光泰王願立其子頡
而殺之遂篡其國前後殺其近屬五十餘人及其遠
族又千餘人血屬盡絕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

平定交南錄
立郡縣如內地以復古王疏以聞上從其請乃于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于交廣分界處如潼關衛例設丘溫衛及坡壘隘雷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趾以相制馭是歲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并勅有司爲陳王贈謚凡其宗親爲賊所害者各贈以官又爲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樵採各給戶三十凡黎賊苛政暴斂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

禮耆老賑恤窮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土宇陷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復入中國版圖詔布天下文武群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六年春班師入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英國公西平侯黔國公清遠伯王友進侯爵都督柳升陸安遠伯餘擢官增祿有差賜王誥券玉帶金帛命子孫世襲加祿米三千石旣大宴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官先已降附旣而遁于義安府與其黨鄧悉鄧

平定交南錄
阮師陳希葛等謀反僭稱日南王既而僭號大越稱
興慶年號朝命黔國公 征夷將軍從雲南往征之
久不能遏絕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
征虜副將軍印往共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
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孔目柵再破鹹子關斬俘無
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竄義安茶
偈江冬十二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于吉利
柵之山并其黨陳希葛等輜送京師明年二月王還
朝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

光年號季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爲阮師等所廢而立
季擴定敗潛遠竄聞王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同反九
年春正月復授王前印往督師征之夏五月師次東
關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填神頭海口三十丈許
設拒木以抗王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懼立
堡常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險阻彼必
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土兵搽山果得其伏者斬
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聚或
散竟莫得其要領時關以東群盜蜂起所完者交州

一城耳蓋新設州縣軍衛太多交人久外聲教樂寬
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
扇以動賊酋所至輒爲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
朝廷屢下詔招撫之授季擴以布政使彼欲受命
制于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大軍
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
王旣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于奔走往往因循
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
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

渡于日麗海口立堡以守王率舟師自奇羅海口洋
過荷花海口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偈江連進
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口城謀
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伏巨象數十以
爲前敵列人馬于後盡力以抗我師王戒將校曰擒
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王一
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叫號退走自蹂其衆
乘勢擊之斬艾僵仆填滿山澗賊散遁暹蠻等處王
部分將領隨處搜捕王暹蠻蒲幹等柵山徑崎嶇林

麓陰翳馬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兼程趨之士
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殺數千人賊
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明年班
師還京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獲首虜說者
謂王此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爲難云十三年四月
朝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趾又有平陳
月胡之功十五年上以王久勞于外詔還京師王以
正統己巳没于王事至是三十有七年矣嗣子太子
太傅襲封英國公懋出其家閭者福住所錄王平安
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屬予次第之予因參考交
趾郡志所載露布榜文及胡文穆公奉勅作平安
南碑楊文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定遠忠敬王神道
碑附以所聞以爲此錄云

撫安東夷記

明 馬文升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奄有萬方以西
北密爾胡戎乃設陝西行都司於甘州山西行都司
于大同萬全都司於宣府又於喜峯口外古惠州地
設大寧都司遼東遼陽設遼東都司陝西寧夏卽趙
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而遼之廣寧尤北虜
要衝復設廣寧等五衛與各都司并寧夏咸號重鎮
焉時則 封肅王於甘州慶王於寧夏代王於大同

谷王於宣府寧王於大寧遼王於廣寧以藩屏王室
捍禦胡虜凡有不廷卽命諸王討之所以三十餘
年胡虜不敢南牧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始
徙大寧都司於保定府而其所屬營州等一十餘衛
所亦省入順天永平二府地方時谷府未之國卽改
湖廣之長沙遷寧府於江西之南昌遷遼府於湖廣
之荊州乃以大寧之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立朶顏
衛自廣寧前屯衛至廣寧迤東白雲山立太寧衛自
白雲山迤東至開原立福餘衛處虜之附近者旣又

以開原東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真分
爲二百七十餘衛所皆錫印置官官雖多寡不一皆
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
向正者爲都指揮都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
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
時遣使徃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原設安樂州
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
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賚賜殊厚以故凡迤
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

而建州女直先處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周老營地俾居之老營者乃 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爲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然亦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其地則遼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道路如一之字南瀕大海三面皆夷虜至爲難守其性則建州女直詭詐過於海西海西過於朶顏等三衛蓋海西建州馬步能戰而朶顏三衛止長於騎射故也自北虜也先猖獗三種

之胡遂皆歸之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脫脫卜花王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虜尤甚以故朶顏三衛并海西建州夷人處處蜂起遼東爲之弗靖者數年至景泰後始克寧謐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此先之亂 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遼東人咸知之而時未有以處之也積至成化二

年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乘是以動海西之夷
擁衆入寇守臣以開 朝廷命太監黃順總兵官武
靖伯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往討之輔等旣降董山則
逮赴京師而山仍桀驁比行至廣寧輔等以爲山若
復歸貽患必大奏 朝廷遂誅山而安置其黨于兩
廣福建且復進攻之時雖克捷而所失亦不少矣然
邊境亦賴以寧至成化中元之遺孽滿都魯僭稱可
汗虜酋亂加斯蘭爲太師節犯宣府聲勢甚大警報
殊急予乃以兵部右侍郎奉 命整飭遼東邊備以

防胡時成化十二年八月也九月卽抵遼東邊歷險
要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莊凡所以爲防虜計
者罔不殫心力虜人覘知我有備遂不復發適山東
左布政陳公鉞以右副都御史來巡撫遼東後予而
至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逮于理旣當法則止罰馬
罰草而復俾葢戎政由是馬之價皆削剝軍士不復
顧忌予旣防胡歸京師則以十五事上陳而禁巡撫
官罰馬於軍職者亦與焉陳遂以爲隙先是海西兀
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

撫寧東夷記
指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之管
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係散赤哈姪入貢歸
賄求產察言管實無所受散赤哈聞之深怨產察聲
言聚衆犯邊邊將以情報守臣守臣乃譯番書招散
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數餘人欲由
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叅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
至則真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
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礙礙日患守臣不虞
其詐也卽召其使速阻時之散赤哈已入臣聞之大

思折箭誓恨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雄知事
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欲報誅
董山之怨而全籍海西之勢緣此遂畱散赤哈于建
共來犯邊勢漸昌熾向使不阻散赤哈以啟之邊患
爲之息矣守臣以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
衆徒張虛聲實皆顧戀私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
合海西人數千餘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鳳集
諸堡報至廣寧陳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
邊土著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

推安東夷記
三
恐誤羅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勦夷人以掩罪遂皆拘繫瀋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掠入畜而精壯者間亦脫去暨回遂捶死也僧格於獄乃以搗巢之捷聞時太監汪直者勢焰方熾惑於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 駕帖太監懷公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監單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公子俊侍郎張公鵬暨予北至僉言彼旣

有使入貢却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彌釁或言宜以大官酌之予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迁爲京官遂致西夏之患懷公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尋宣至內府懷公傳 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升通事詹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卽謁予於私居喻汪意欲請與俱予遂謝絕之卽行汪深以爲恨衆皆爲予懼予以事關 朝廷亦無所恤乃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於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

左右一二人歸諭其衆使知 朝廷意旨遂有十數
人來見卽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宣璽書
由是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
入貢無犯邊狀而冒當殺戮又果無刦掠人畜可證
今雖仰荷朝廷招來實難於度日子遂承 詔各以
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微聞海西雖來聽
撫猶思寇掠始歸乃於東寧衛訪嘗爲建州經歷識
字熟女直趙安以招降爲名陰撰於渠魁卜刺答所
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且賊數千

而馬悉臙壯時分守開原太監韋朗亦遣人來言海
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予遂以建州事聞於
朝且言夷人雖暫聽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難
保遼安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叅將崔勝
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叅將周俊帶領開原鐵嶺精兵
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爲無備矣比予至開
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
餘級生獲數十人及賊馬器仗無筭而所斬者率多
海西人馬叅將崔勝周俊馳報陳陳爲功予因并前

所論反側情狀及申虜人背逆天道既聽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亾之禍請移遼東兵勦之或既奪其心而姑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璟聞諸上事下兵部以爲虜人既撫安垂成只仍招撫以安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產察等盡歸降乃一體諭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陳以是隙益甚夷既降予慮其猶踵舍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子孫之失襲者皆令來見譯審實請兵部於內閣驗授官璽書依底籍

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汪以夷旣招安曷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頭目百餘人給今牌令旗徃夷聞其聲勢久無一人復出者汪至開原更有予原所招出兀者前等衛野人女直堵里吉等三百餘人而予時在撫順汪不與之接皆怒欲歸寨叅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曰不可不請馬 欽差來議汪乃遣人至撫順所邀予予亦馳至開原與汪會汪曰若之何予曰太監旣至此夷卽太監招出者也何問彼此汪揣知事不易遂聽予言

俱犒之既又以膽黃璽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聞已而汪意猶欲再招出示見示已功予曰太監此來既有令牌令旗彼俱決無敢出者太監第回京可保無虞也汪亦欣然與予俱歸遼陽復會聞於上予至京師上賜羊酒寶鈔汪亦釋然矣既而兵部以失機召信斌入京久未訊汪皆許以復舊任適汪有事河南兵部以信等逮訊於都察院汪回怒甚又有李謙者上疏救斌汪遂請同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往勘比回信等獄皆解有譖予者汪遂密奏予下錦

衣獄謫戍四川成化癸卯乃蒙恩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顧軍士雖喜而將臣甚疑懼予率公以處之迄今邊境晏然而東人之心亦安矣嗟乎國計私忿不兩立也予以區區爲國之心雖一時艱危何恤然而事久天定不能少裨於邊防國事抑且不愧不忤神明有不扶持者哉然則爲人臣者亦可監矣

哈密國王記

明 馬文升

幅員之內以中嶽爲地之中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卽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太宗好大喜功斥地極遠而西域諸番入貢中國者始盛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爲土番所據終唐之世不復入貢延及有宋趙元

吳據有寧夏僭號稱帝遂并西域大爲宋室患元大
祖起自朔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者九十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掃除胡元統一寰宇凡四夷
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强其於西域也亦然真得古
帝王馭戎狄之道矣迨我太宗文皇帝繼承大統
開拓疆宇始招來四夷而西域入貢者尤盛乃卽哈
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
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
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

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
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忝本國番夷離散皆逃居苦
峪肅州亦有陰隨上魯番者甘州守臣奏報兵部集
議以聞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比
至止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
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竟無功而還朝廷屢命守
臣經畧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至成化十四年鎖檀
阿力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奏
以王母外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爲王成

化二十年遣使送人哈密鎮守太監單禮總兵周玉
都御史王繼皆 賞賜白金綵段而効勞之人亦各
陞賞矣弘治元年阿黑麻以罕慎非貴族乃假結親
而殺之尋遣夷使入貢且乞大通事往和番因求爲
王以主哈密國事予時任兵部尚書以爲近日迤北
大虜亦不遣使通好今阿黑麻自有分地亦難封彼
爲王以主哈密彼若入貢亦所不拒乃具以 上聞
請降璽書付甘州守臣遴遣哈密夷人曾居甘州者
齎賜阿黑麻切加責諭時王母已故弘治四年本酋

遂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具 聞事下兵部本年八
月予以爲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番夷同
居一城種類不貴彼此頡頏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秀
野乜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果願輒肆
侵陵至爲難守必須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
可懾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雖十年未得安耳先是
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卽忠順王裔派也予因命通
事詢貢使安定王族中子姪有可以主哈密國事者
貢使舉王姪陝巴可任狀予遂奏令甘肅守臣取陝

巴審可否守臣尋以陝巴堪舉及據哈密三種大頭目奄克孛刺等亦皆合詞告保陝巴年少量洪足以服衆願乞早襲王爵管理國事狀聞弘治五年二月予集議請以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然尚未給冠服也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於哈密未幾諸番夷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剋其賞賜又常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也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大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入貢在

京師內閣禮部尚書大學士丘公濬謂予曰哈密事重須煩公一行予曰邊方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惟圖窺利不善騎射自古豈有西域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丘曰有識言不可不慮予因集議請自往衆曰哈密一方事耳今北虜在邊四方多故公往甘涼四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部右侍郎張公海都督僉事緱謙領勅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畧之既抵甘州議令寫亦滿速兒等數人并遣在邊通事先以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

哈密國王言
諸夷使緣此皆欲同回張縝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
以勅往迨久未回張縝等遂以 上命修嘉峪關
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聞復捕哈密久通阿
黑麻點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
予以爲此虜旣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迨 勅使
往又久不報其輕中國之心著矣遂請以寫亦滿速
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兩廣福建并閉嘉峪關示西
域入貢諸番夷俱毋令入使阿黑麻結怨於衆夷以
孤其勢張縝等於弘治七年三月未前聞印歸 上

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皆下獄張降外任縝住俸
閑住然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皆哈密回回教之也
蓋以成化間彼番貢獅子甘州守臣奏至 憲宗皇
帝預命內臣接至河南入京賞賚甚厚今 上卽初
復貢獅子泛海由廣東來奏至 上不貴遠物諫官
交章請却之而回其餘貢至者亦不及昔年厚賞利
乃教誘阿黑麻詐稱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
并蹂甘州報至朝野頗驚予以爲彼張虛聲以挾我
耳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

哈密至苦峪又數程亦無水草入貢者往返皆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候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矣夷使入貢至京者亦以此意曉之伐彼邪謀自此再不敢復言來攻肅州矣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一百餘據哈密予以爲此虜只專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必須用陳湯故事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雅諳夷情熟知哈密道路而爲各種番夷所信服乃請 命守臣遣翥奏事京師詢以襲殺牙

蘭之策翥卽陳罕東至哈密捷徑道路甚悉予曰若用漢兵三千爲後援別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翥曰如此取之必矣予乃於弘治八年請 勅甘州守臣揀選精銳漢兵如前數令分守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由南山取捷徑馳至罕東急調番兵齊足乘夜兼道襲斬牙蘭而守臣貪功乃親率漢兵至肅州又久駐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不至卽命彭清由無水草常道往牙蘭預知之皆遁去泊兵至哈密獲城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

哈密國王
威大振於西域巡按御史以功冊聞予以兵遠至哈密雖未得牙蘭而擒斬亦多且軍士重勞悉加犒賞至於鎮守太監陸闇總兵官右都督劉寧巡撫左僉都御史許公進有功陸賞請 上裁之乃加陸闇俸米二十石劉寧陸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許進陞右副都御史彭清陞實授都督僉事賞足酌功人心允愜阿黑麻以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時弘治九年也予以其挾詐乃請取陝巴金印至甘州侯命然後取

寫亦滿速兒四十餘人於兩廣付甘州給前錫賚及阿黑麻 勅諭并賞賜表裏等皆附入今降 勅內俱交與後貢番使同寫亦滿速兒等歸之其先未給賜陝巴蟒衣綵段冠服適值總制三邊經畧哈密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王公越來請卽 勅就彼賜陝巴遣使自甘州護入哈密時有內侍欲以指揮倪端百戶王希恭充軍閑住指揮使馬俊嘗至哈密又三人皆迎合彼意希陞官職每誑誘遣彼以護送陝巴爲名可至土魯番取寶以彰功彼好異物不度其詐因

令俊等進本求復職予以俊曩守靈州貪饕特甚既
充軍閑住官無名可復俄有旨復指揮同知及子
請以應賜陝巴冠服綵等物令總制王公所遣千戶
張仁齋往彼堅意欲遣俊等遂耽延日久予方得請
以陝巴冠服仍委張仁往至則王公適以其日卒於
位至弘治十一年二月守臣始以冠服并勅諭就
甘州給陝巴其三種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回
奄克孛羅係畏兀兒并迭力迷失徐哈刺灰種類皆
翼佐陝巴者子又慮哈刺灰以射獵爲生各番頗懼

多不樂居哈密城遂請畱量其家室之半居肅州許
其往來以繫其心并將張縵等查出前居甘州及後
哈密離散夷人大小共二千餘名口咸給牛犂種子
布疋衣糧遣撫夷千戶數人於弘治十一年二月護
入哈密弘治十三年甘州巡撫都御史周季麟以往
來有功者上聞予論功上請鎮守太監陸閻總兵
官彭清都御史周季麟皆賜綵段白金餘亦陞賞有
差自是阿黑麻感畏朝廷恩威并黑樓國等處咸
遣夷使入貢諸番無警邊方底寧而九重亦紓西

顧之憂矣蓋懾服黠獷之醜虜興復久滅之番國伏
仗 聖天子明聖且經畧者十有餘年而功始就中
國任事者亦豈一人哉是何成事之不易邪昔狄仁
傑所論推亡固存之義國家繼絕之美識者是之茲
舉亦有所本也因記興復歲月及我 朝設置之由
俾後之人知其始末得有所考云

滇南勸哭記

明 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
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西川
屢請于 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 旨十二月朔
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叅見 岷府
退謁藩闈文武大臣及士人士爰並以情事爲告聞
者閔之競爲咨訪二十五日有熨人畫工何仁可年
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於祐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

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里麻叅政喻金閭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爲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孽主逋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蕃來通耗索援且劫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於我朝迺匿先公於民間脫脫聞之謂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它人邪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

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燬火餘燼尚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况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爲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焚人以此日爲節日故久不忘也諱曰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理麻旣陳奠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卽日昇至

地藏寺北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
三石街言訖引至漏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
自此連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南關董金
剛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亦
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間市人競來至問中
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爲元
帥故達理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畧與仁可同
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復引至歷指其處
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

拱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恟懼誰復道及
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
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
知夫葬所者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
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於雲南府城隍里
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
觀音寺前諱所盡哀題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昧爽
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統叅議范公祖嘗訪先公
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先

公最密因言曾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卽命迎
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理麻
已使葬于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
土而不結丘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
犁鋤薦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
云先公前館于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遂移館于春
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
二大冊達理麻錄本藏于家後并原藁不知何在寬
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沅士錮有年近見宜

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爲元樞密院都事好士
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幕所
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
留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卽來告且爲書招鉉十一
日鉉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
遂導至兀兒朶東門外之百步指群塚千百而言曰
大畧記在此處而群塚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
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
仰天大慟次日于群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爲位迎神

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廻
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骸歸葬先壟以襄
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
以贖其辜它日有何面目見先公于九泉下哉擗踊
之餘因忍死備記于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
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渤泥入貢記

金華宋濂

濂承 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
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
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
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
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
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
乃欲抗 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爲天

下主卽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卽折之曰王旣知君
父之尊爲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薌几
寘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於庭秩奉 詔立
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
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
紓造舟入貢爾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
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閩婆西則吐蕃
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於道王卽行已晚何謂
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

有他也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
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
其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
行閩婆有人間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今聞歸
誠中國無我閩婆矣王 訊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
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閩婆非中國臣邪閩婆尚稱
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兵且夕至雖欲噬臍
悔可及乎宗恕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
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

刀吉貝布爲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
廉潔乃如是邪闇婆來人誅索每無厭況強之而不
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
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於板中懸之旣與王別舟
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
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喻復走王所反
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
酒爲別酌地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
歸敝邦焮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

等入 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
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米龍腦黃臘降
真諸香其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書其文鄙陋
不足觀 皇太子牋用銀牋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
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爲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
多葉王縮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
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
胸背腰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只吉貝黃臘降真
龜筒玳瑁檳榔煮海爲鹽瀝榔漿爲酒無稻麥捕生

魚鰕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爲漿澄汰之
如粉食之能不饑食無罍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
畢則棄之畚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
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有
燕饗則刲羊豕鷄鶩鳴鼓擊鈸以爲樂此其大凡也
先生職在太史願爲詳紀之以昭 聖化所被之盛
濂聞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
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
十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
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弩使副蒲亞
利判官哥心等齎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
麻喏復遣使如前日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
復至方今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 璽書
一頒輒稽首臣順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
宣 德音辭令所加足以警服其心亦可謂不辱
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脩國史者采焉秩字
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
無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

表文云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爲這幾年天下不寧靜的上頭俺在番邦裏住地呵沒主的一般今有皇帝今有使臣來開讀了 皇帝的詔書知道 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裏好生歡喜本國地面是閻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 皇帝記心這幾日全被蘇祿家沒道理使國將及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每都喫害了託着 皇帝詔書來的福廕喜得一家兒人沒事如今國別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的土物使將頭日每替我身子眼隨着 皇帝跟的來

的使臣去見 皇帝願 皇帝萬萬歲 皇太子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表

琉球使畧

明 陳侃

頒賜

國王

紗帽一頂 展角全

金廂犀束帶一條

常服羅一條

大紅織金育背麒麟圓領一件

青裕護一條

綠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副

采旒阜皺紗皮冠一頂 旒珠金事件全

玉圭一枝 袋全

五章絹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弁服一件

纁色素前後裳一件

纁色素蔽膝一件 玉鈞全

纁色粧花錦綬一件 金鈞玉耳璫

紅白素大帶一件

大紅素紵絲舄一雙 機全

丹礬紅平羅銷金夾包袱四條

素白中單一件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青素一疋

白氈絲布一疋

如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青素一疋

白氈絲布十疋

祭品

牛一隻

猪一口

羊一腔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蜂糖糕一盤

象眼糕一盤

高頂茶一盤

響糖五箇

酥餅酥醃各四箇

纏碗五箇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 重一斤

焚燭紙一百張

酒二瓶

日本寄語

定州薛俊

寄即譯也西北曰譯東南曰寄

天文類

天

天帝

日

虚路

月

禿計

星

付泥

風

有朱加前

雲

朽岡

雨

挨迷

霧

吉利

雪

計伏六攸計

霜

名未辟滿

落

挨迷阿魯

時令類

早

來運梭梭發耀

夜

搖落

午

非路

晚

搖撒田五

日本奇語

明 挨介水

暗 骨辣水

冷 三孛水

煖 族掇水

今日 詐以呼雞聲

明日 挨迷

後日 亞撒

昨日 傑奴

前日 阿多堆

日暮 非故

今日來 个阿

明日來 挨戊

後日來 挨殺核

地理類

地 大樣

山 羊賣

水 明東

海 烏彌

石 依水

沙 何吉

火 非

鄉 羊埋俚

江 打各計

方向類

東 熏加

南 迷南來

西 義西

北 尤兀俚

前 日皆門

後 吾失利

珍寶類

金 空措泥

銀 失祿措泥

珠 他賣

黃銅 中若左

紅銅 鶯更

水銀 明東

好銅錢 姚禮

人物類

皇帝 大利

官 大米

百姓 别姑常

大宮 大大烏野鷄

公 翁知

婆 猶蒲

父 阿爺

母 發發

兄 挨尼

嫂 阿尼

天王家星

鶯更

烏野雞

翁妃

弟 阿多多

子 莫宿哥

丈人 子多

婦人 倭家倒

孩 歪鼻

姐夫 不哥迷

和尚 才老

強盜 六宿

我 何埋俚

妹 亞尼多

姪 何義

丈母 子多謬

男子 何奈

親眷 新雷

女婿 米哥

老實人 埋骨

獨眼人 密絞

誰人 答梭

姊 亞尼

女 莫宿眼

叔 何治

老 秃古要个

朋友 道門大聖

僕 三字即

艱難人 胡奈故人

瞎子 肩骨賴

徒弟 加食難

嬪 完多

孫 阿奚

丈夫 壽山

後生 倭家達

小厮 歪皆水

和尙 烏索

強盜 鼻隨

我 阿奴利

生得好 眉眉月失

媳婦 嫌妙報長吊

生得醜 魯歪

富 烏多姑

年紀 一故都

賊 陸宿人

外甥 萌哥

年少 華盖

貴 他介水

乞丐 寬需計

麻子 莫人

村 孫

長子 難解水

主人 床杲孕

賤 那塑

好淫 梭羅

拐 科水非計

人事類

要 坡水水

眠 羊達路

烏將率

不要 依也

拿來 未低吉反俚

未得哥已

立 達子

等待 埋祖

拿去 未底

亂說 思量骨多 相擾 括計 看 覓見

不送 何埋解 嬉 挨核蒲 坐 移路 病 羊埋依子

揖 利眉乃可 罵 寬彼計乃俚 去 漫陀羅 去 何故伊虜

不在 論速 來 何耶俚 便來 羊伴地何命俚

便去 蜜路 回來 慢慢的 快來 發下何耶俚 出去 一計

送與我 面皮 愛惜 揺路 怕 倭路 前行 殺雞倭 行 挨龍門

久不見 倭非 說話 未納忽 怠慢 難利骨多

喜 一撥水 吡羅打步 未納忽 馬山奴

羞愧 番助山 飲 那慕 吃 何賣利 獨樂 哥賣

安排 蘇路 不來 未旦盧 快去 法古計 走 法古

借 脛路 添 所有 打人 生亞達

唱 嘔天 痛 一軛水 教 何水尤路 買賣 烏禮加

不吃了 禁哥 多吃酒 何賢 賣 鳥路 吃酒 麻黑

莫怪 哥面 老實說話 買多溢多 遊 西孫步

那里去 陀姑 買 加和 行路 的益 曉得 个个俚

多多吃了 前行哥 殺 其奴 害 天

醉 邀帶 不曉得 措賴路 哭 乃古

日本寄語

打胡子

換皆賀

叫人多奴

怪發賴且多

死身大

喚加右

咲歪羅

肚饑動大

還了諧也數

慢慢的買得起身

腫刺大

請人

不賣烏魯

恁麼賣難烏

活吉打

輸埋計打利

有情亞姊

無情亞姊吉

傷寒鷄骨

多少一故

無工夫一孫

寫字加計

身體類

耳眉眉

口骨土

鼻發奈

眉賣

手鐵

足挨身

心个个路

頭客成賴

鬚薰計

髮措迷

肚發賴

指尤皮

爪卒腿

齒法

器用類

小刀曆个乃

中刀歪計

大刀潤中撻

刀柄脫介俚

甲大買路

弓油米

盒子剛白哥

磨刀石依水

砂石措路

硯孫助俚

紙措袂

厚紙沃速水

薄紙沃蠻子

筆粉地

墨踈煤

扇黃旗

泥金扇空措泥

鑰匙坑其

泥銅扇法古

鎖哥利

船浮泥

鑊難皮

針 快利 法利 等子 發介俚 箒 花雞 小箱 法哥

硯箱 孫助利 法哥 鋸 拏剛繫利 酒盞 晒加 藤計 碟 晒賴 沙賴

傘 隔落隔晒 鏡 坑皆彌 枕 麻骨賴 埋骨賴 蓆 不奴 筋 法木

盤 何水鷄 銀硃 失祿挨 指水 漆 烏論水 木香 木哥

香 宣哥 沉香 沉哥 麝香 射哥 水香 木哥

酒瓶 哭笋 昆皮 碗 倭吉貼灣 梯 課水飛計

衣服類 衣服 乞麻俚 靴 骨都 鞋 水托里 失其里 箬帽 搖婆俚

錦 歪帶 壇衫 迷奴 手巾 達昂个 綿布 木綿

夏布 奴奴綿 被 伏思麻

飲食類

茶 鮮素 酒 晒箕 白酒 門東 晒箕 燒酒 隔辣 晒箕

老酒 福祿 晒箕 飯 蜜黍 飲酒 晒加乃 吃飯 密黍阿 羅俚

鹽 失河 收河 醬 彌沙 米 科媚科媚 油 挨蒲賴

大麥 烏蒙崎 小麥 柯蒙崎 穀 暮米 倭米 羹 水路

荳 磨米 肉 恕恕 笋乾 太吉 糯古 醬瓜 可羅 米糯

花木類

杉 松計 檜 去那鷄 松 埋止 梅子 面婆水

芥 惹辣水

菜 奈

瓜 烏埋

麻 莫入骨水

茄子 乃沈皮

鳥獸類

牛 胡水

狗 意奴

猪 豕豕

鷄 抓泥掇地

鵝 加解

馬 烏馬

魚 遊河

蟹 揩泥

蝨 失辣水

羊 羊其

鼠 眠助米

數目類

一 丟多子
丟微咀多

一箇 个利

二 扶達子
去咀多

三 蜜子
候咀多

四 學子
搖搖做

五 意子子
難難多

六 後子

七 乃乃子

八 效子

九 个个乃子
十多

十一 多多丟
達子

五十 大

百 法古

千 借
一貫

萬 慢亦

通用類

有 挨路
何路

無 乃

好 高高的
姚鎖盧

極好 明哥多

不好 由無奈

大 加小思姑
奈何計

小 發篩

多 快都
河河水

少 踈古乃水

遠 多俟

近 的个

瘦 牙十大

短 迷加

細相 快大

拐 骨篩路

厚 按卒水

薄 温卒水

歪貨 不高
歪賴水

不是 松田
乃係

破 羊飯里里

要緊 馬多
合子

緩 漫大漫大

無用 設計

多有 何何水

日本序語

日本書紀

未 慢大

香 干脾水

臭 骨篩水

士君子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方言固不足煩唇
齒然言者心之聲得其言或可以察其心之誠與偽
故特寄其常所接談字彷彿音響而分繫之似以資
衛邊將士之聽聞亦防禦之一端也初無義理觀者
不必字爲之釋

朝鮮紀事

明 倪謙

景泰元年正月丁丑朔 丙戌遼東起程都司差東
寧衛指揮一員百戶四員率領軍馬二百護送鎮守
都御史李純巡按御史劉孜左府都督守遼東都司
王祥出城宴餞別自遼東至鴨綠江舊有棚站今廢
官齋帳房隨行過高麗衝頭館站車領至浪子山下
人家宿 丁亥浪子山起程過背陰山盤道嶺至辛
寨人家宿 戊子辛寨起程高嶺至東山關東日宿

朝鮮紀事

東關係華夷界限 己丑出東關過分水嶺至龍鳳山下營 庚寅龍鳳山起程過八度斜列嶺至鳳凰山下營 辛卯鳳凰山起程過開州站至東湯站朝鮮義州兵馬節制使趙石岡遣通事全滿吉里送米酒下程迎犒下營宿 壬辰湯站起程將近鳴綠江石岡率軍兵供帳逆於江上宴罷先往馬軍後發過江抵義州城外石岡率僚屬迎 詔入義順館其朝服儀制俱與華同行禮畢王遣尹曹判書尹炯來迎拜 詔罷謁見設宴館堂侍宴者平安右道首領官

羅弘緒察訪李養儉義州判官朴孟朝女散大夫麟山郡事宣烟司驛院事艾險護軍梅佑宴罷宿 發已留義順館給遼東軍馬酒飯行糧遣回約回期至館接石岡設宴宿 甲午順義起程自北至各處俱有軍馬迎送四十里至所申館定寧郡事某設宴過五十里至良策館秦川郡事李昉龍州郡事高某設宴宿 乙未良策起程四十里至車輦館錢山郡事某設宴過五十里至林畔館通訓大夫定州牧使洪益生宣州郡事吳仲宇設宴宿 丙申林畔起程四

十四至雲興館郭山郡事崔潤王設宴過五十里至新安館隨川郡事某博川郡事鄭得孫設宴宿。丁酉新安起程七十里至嘉平館嘉山郡事某設宴過五十里至安興館王遣禮曹參判李邊來問安設宴盛飾女樂三十餘輩兩行各抱樂器升堂跪邊進云此奉王命自京携至以奉權進辭卻之退侍宴者平安道都觀察使韓確安州牧使朴以寧宴罷邊辭回復命確同往有卻樂詩宿。戊戌安興起程七十里至肅州館肅州郡事某設宴過六十里至安定館順

安縣令禹元球設宴宿。己亥安定起程六十里至西京平壤府確先於十數里外遣伶戲來迓抵近郊列香亭龍亭儀仗鼓樂率僚屬迎。詔樂人皆着樸頭束帶執仗者背着戎冠葵花衫金釘帶與花同陳百戲環繞作百獸率舞態堅苦幡幢者四上書曰萬國同歡淨蹈舞兩儀相對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裏海東無事鑿耕中迎導入城至大同館門外東南二面各樹鰲山綵縵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王遣婿尹師頭來問安拜。詔罷設宴宴罷辭迴復

命又有黃海道首領官金處禮察訪宋重孫迂亦辭
回平壤府官則少尹金光晬判官宋仁昌宿 庚子
西京起程六十里至生陽館中和郡事劉強咸從縣
令朴叅設宴過六十里至黃海道黃州都觀察使申
句謹率僚屬迎 詔列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
及鰲山綵綳皆與西京同入治行禮畢王遣判漢城
府事李孟珍來問安設宴侍宴者豐川郡事貝仁寬
海州牧判官金壤黃州牧判官尹期長連縣監崔經
王又遣禮曹正郎安自立來議受 詔勅及 賜物

儀口稱殿下有病日久世子代掌國事今亦病不能
行禮王令子代行謙曰王久病 朝廷亦知世子病
則予不知也然則世子病幾何時爲何病曰病腰疽
將一月矣曰病將一月則尹尹曹正病中所遣其初
見江上時何以不言有病今始言病詐也毋得因
朝廷有事輒懷二心且瘡瘍之疾膿潰卽安非若感
傷奇症不可以日月也如果病疽當 潰膿予在此
坐待其愈始行十日不愈待半月半月不愈待一月
無不愈者若再言不愈詐可知矣卽當捧 詔還朝

奉聞朝廷臣至朝鮮國王世子俱託病不出無人受
詔因捧 詔還 朝廷自有處置自立聞謙言驚愕
無措乃日望且徐行不必坐待小官即便馳回啓白
星夜來迎辭去宿 辛丑黃州起程七十里至鳳山
郡行長淵縣監李師鳴松和縣監徐習設宴過三十
里至劔水館不下馬過三十五里至龍泉館守瑞典
都護府使羅寅載寧郡事李伯倫行康翎縣監黃里
軒設宴詢得尹中官錫金和林在廡下因以餽餘與
之食又以一卓與其守墳家人金仲生宿 壬寅自

龍泉起程四十里至城安館平山都護府使柳楊植
谷山郡事庾智設宴過工曹叅判南佑良進馬五百
匹赴京來見面諭 朝廷威德而去三十里至寶山
館行知遂安郡事張自息設宴過三十里至金岩館
新溪縣令李森設宴京畿道首領官崔敬身察訪推
誰開城府都事李克效來問安宿 癸卯金岩起程
三十里與興易館行瓮津縣令張希俊設宴過三十
里至金劔館牛峰縣令奇效稔免山縣吳用掾設宴
過三十里至開城府京畿道都觀察史朴仲林寧僚

屬迎 詔例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及鰲山綵
綳俱與黃海道同入府行禮畢王遣增宗政大夫許
正寧來問安設宴出王京携至女樂郤之而退侍宴
者開城府留守李季隣斷事官余伯行經歷李師曾
有郤詩王又遣漠城府尹金河來見復議禮事言世
子一國之本自得病來舉國遑遑禱於山川鬼神以
祈祐豈敢虛詐今瘡已潰膿口尚未合醫者云若牽
動皮膚必至引風復發致傷性命但望天使垂憫乞
免世子郊迎容其扶病具禮受 詔則萬萬幸也

顧其辭情懇切諒是寔病遂允其陳定與儀注而去

後還朝未幾王薨世子襲封未幾亦薨

甲辰開城起程三十五里至

東坡館揚州都護府使閔謹朔寧郡事金恕臨津縣
監張有良設宴過五里至臨津江水已解乘舟而渡
尹戶曹朴觀察舟中置酒二十五里至原平府守原
平都護府使柳規行川寧縣監韓繼徹設宴宿 乙
巳原平起程四十里至碧蹄館王遣議政府左議政
黃甫仍左叅贊鄭萃左副承旨李季旬來問安設宴
侍宴者揚州縣監洪演宿 閏正月丙午朔四更碧

蹄起程四十里至接官廳工曹觀察設小筵遲明至
慕華館宗親百官具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迎
詔行道入城至景福門東南二面盛結鰲山舞妓進
至勤政殿宣 詔受勅皆如里禮畢世子扶病於殿
東幄中相見茶話諭以 朝廷恩意而別退太平館
王子首陽君柔安平君瑢臨瀛君璆錦城瑜永膺君
琰和義君瓔桂楊君增義昌君玗漢南君玆密城君
琛壽春君玳翼峴君永豐君瓌來見次百官來見畢
首陽君代王設宴館設正使副使二席南面主席東

向謙謂首陽曰此禮足見尊 朝廷今既代王宴可
只分東席坐乃易席就宴諸王子以次奉觴至席罷
未宴前王先遣禮曹叅判李邊來達意曰天使遠來
小邦無可爲奉止有女樂數輩奉懽聞一路來俱不
用今望天使容其奉侍少盡微意又曰殿下負病不
能親待十分惶恐惟此樂妓若少見容殿下心說病
亦頓減不然愈加惶恐病亦增矣謙峻辭卻之又曰
小邦差人進貢赴京 朝廷俱作樂宴待况天使辱
臨敢不用樂謙曰 朝廷所用是男樂今是女樂如

何可用又曰 朝廷用男樂是 朝廷禮小邦用女
樂是小邦風俗况小邦止有女樂無男樂不敢復命
其餘途間曾有郤樂詩但持此去復命可矣遂錄二
詩昇之乃去故宴時不用樂自此在館中其館伴
官工曹判官鄭麟趾漢城府尹金和司庖膳官迎接
都監判事洪某唐夢賢副使鄭有臨尹處信判官李
禮長林效善趙克仁通事官三軍副司直安至善三
軍司勇張義 丁未王遣左丞旨李宜洽領議政何
演來問安小宴席面向主席東向午後首陽又設宴

如初禮至席罷 戊申王遣都丞李思哲禮曹叅判
李邊送皮襖胡帽衣服繼遣中官送扈羞又遣左議
政黃甫仍來問安偕司馬黃門去謁成均館宣聖廟
陪行者李禮曹鄭戶曹金漢城到廟門外下輪入幄
盥沐訖入廟上香行禮其廟扁曰大聖殿廟制靈星
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並與華同其春秋丁
祭俱用 朝廷頒降雅樂謁罷升堂其官有大司成
少司成謁見次館生謁見館生日生員府州郡縣學
生日生徒皆着儒巾藍衫與華同但巾用軟羅爲之

坐定生員擡書案於前講書曰汝國音難晚免講茶
罷行官與諸生送出館別有謁廟詩至館有答鄭工
曹詩中書院事金效成來設宴 巳酉王遣左副承
旨李季甸右叅贊鄭申孫來問安小宴有答鄭工曹
詩午後判漢城府事李孟畛來設宴 庚戌王遣右
承旨李師純吏曹判事李堅已來問安小宴有達鄭
工曹詩承旨副知院事申叔舟成三問惠刀酬之以
詩午後首陽偕諸王子來設宴 辛亥王遣同副承
旨鄭而漢左贊成朴從遇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

庖羞午後漢城府尹高得宗來設宴有答叔舟三問
詩 壬子王遣右承旨李師純左叅贊鄭萃來問安
小宴午後中樞院事安進來設宴有答叔舟三問詩
癸丑王遣左承旨李季甸禮曹判書許朝來問安
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午後領議政何演左議政皇
甫仍左贊成朴從愚左叅贊鄭萃右叅贊鄭甲孫來
設宴有登樓賦 甲寅王遣兵曹判書閔伸左副承
旨李季甸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自此每日
飯後申叔舟兵書籍於案講校音韻疑義午後漢城

府城尹高得宗來設宴 乙卯辭行王遣禮曹叅判
李邊都承旨李思哲來留言讓謝 恩馬先行在境
一日一站將西至東八站無草料處則速行至遼東
庶不瘦損待馬行數日天使一日數站卽至前相遇
同行矣遂聽其留繼遣戶曹叅判朴以昌來問安小
宴午後慶昌府尹鄭陟來設宴有梅竹詩 丙辰王
遣左副承旨李季甸刑曹叅書趙惠來問安小宴午
後首陽君來設宴 丁巳王遣吏曹叅判李審右
承旨李師純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午後吏

曹判書李堅已戶曹判書尹烟禮曹判書許詡兵曹
判書閔仲刑曹判書趙惠工曹判書鄭麟趾來設宴
戊午王遣右副承旨金浣之工曹叅判李思任來
問安小宴午後中樞院副使李昇平來設宴 己未
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右叅贊鄭甲孫來問安小宴繼
遣禮曹叅判李邊來請游漢江樓乃與司馬黃門乘
馬自南城出陪行者工曹判書鄭麟趾漢城府尹金
和知院申叔舟成三問及迎接都監衆官至樓下王
預遣左副承旨李季甸禮曹判書許詡設宴樓上相

迂登樓宴頃都監持華扁詣前跪索詩留於樓上卽
席賦詩三章與之每一詩出則衆官聚首爭看皆
頸吐舌禮度驚惶酒罷請遊漢江下樓登舟復酌賦
一章緣崖遡流而上復返樓下月出始還 庚申王
遣右承旨李師純禮曹叅判李邊李問安小宴安平
君李璿遣宗簿判官黃義軒來送字書酌之以詩判
漢城府事李孟吟來設宴 辛酉王遣左副承旨李
季甸判漢城府李孟吟來問安小宴申叔舟來送紙
墨筆酬之以詩請游楊花渡渡瀕漢江乃乘轎自東

城出北至王預遣都承旨李思哲兵曹判書閔伸設
幄相迂入入幄啜茗罷步舟石巔供帳甚盛蒼松環
繞舉酒極目風帆沙鳥景殊幽曠席上賦詩一章酒
罷請遊漢江登舟復酌賦詩一章沿流而下至喜雨
亭王又遣官預置酒亭中席上又賦詩一章至暮還
壬戌王遣右副承旨金浣之刑曹判書趙來問安
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午後中樞院事李先濟來設
宴有漢江遊記 癸亥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左叅贊
鄭萃來問安小宴繼遣禮曹叅判李邊來送上布爲

行驢固卻至再與之辨難數四不從而去午後首陽君偕諸王再來設宴餞行 甲子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吏曹判書李堅已問安小宴午後中書院事安進來設宴 乙丑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戶曹叅判朴以昌來問安小宴宴罷起程出郊至慕華館王與世子病不能送首陽偕諸王子預設館中候餞席上賦詩一章留別百官預皆依山設席候送館夾道拜賦亦賦詩一章留別至於松亭都監衆者宴賦詩一章留別晚至碧蹄館王預遣左儀政皇甫仍禮曹判書

許詡右副承旨金浣之都承旨李思哲禮叅判李邊設宴候陪行者金和申叔舟成三問 丙寅碧蹄起程至東坡接待過晚至開城王預遣光德大夫鄭孝全設宴待宴者京畿道都觀察使朴仲林有開城寓宿詩 丁卯開城起程至金郊又至興議接待過至金岩設宴宿 戊辰金岩起程至寶山又至安城接待過至龍泉詣尹中官墳上致祭回設宴宿 己巳光德大夫曰季童設宴待宴者黃海道都觀察使申

自謹宿 庚午黃州起程至生陽接待過至平壤府
大同館王預遣光祿大夫韓枕設宴待宴者平女道
都觀察使韓確宿 辛未平壤起程城中 壬申肅
寧起程三廟廟皆木主有謁箕子廟詩出城西謁箕
子墓有謁墓詩至安定接待過至肅寧設宴宿 壬
申肅寧起程至安州安興館王預遣工曹判書鄭麟
趾設宴待宴者安州牧使朴以寧工曹以詩留引卽
席和答叔舟三問亦和以呈復和答之宿 癸酉安
州起程麟趾以寧具舟送過薩水舟中置酒賦詩留

別工曹和之涉岬別午濟博川三問復和以呈和答
之至嘉平接待過至新安設宴宿 甲辰新安起程
至雲興接待過有孝女四月詩至林畔設宴宿 乙
亥林畔起程至車輦接待過至良策設宴宿 二月
丙子朔良策起程至所官接待過至義州義順館義
州兵馬節制使起程至右岡設宴王遣中樞院事安
進具兵馬方物赴京謝 恩會聚於此遼東軍馬俱
在館迎接 丁丑在館右岡設宴給遼東軍馬酒飯
行糧有留金別和叔舟三問詩往復和答數章 戊

寅義順起程至鴨綠江右岡石賓設宴登舟賦詩爲別卽席和答之宴罷登舟舟中復酌涉岫又舉酒留連不捨醉後左右強扶上馬遂別與安進偕行至遼東同入朝出境不錄

建州女直考

天都山臣

按今女直卽金餘孽也 國朝分爲三種曰建州曰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實居中雄長地最要害定每歲以十月八貢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逃之朝鮮併失印時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童倉歸建州詔更予印比得故印凡察輒匿更給者乃更分建州左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而董山益邊

無虛月尋誅之邊備日嚴乞款貢而董山凡察後皆
得襲顧時以報董山讐爲辭患苦塞上又襲破之後
其酋完者禿貢馬請襲如故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
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禦之已復稍戢萬曆二十八
年建州奴兒哈赤襲殺猛骨孛羅其勢始悍猛骨孛
羅者與那林孛羅俱海西部落與奴酋三家俱封龍
虎將軍猛最忠順虜或入犯輒預報諸夷惡之奴酋
尤甚會猛酋與那酋讐殺猛力不支請救於邊不許
願得爲障扞不許遂求援奴酋奴酋悉起兵以援爲

名襲執之時邊臣遣使講救奴酋外恐吾聲罪實心
利其妻妾部落乃僞以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妾與通
徐以私外母名殺之仍以女許妻猛酋長子送次子
歸我內地以苟塞前講邊臣因不與較奴酋自是有
輕中國之心又先是奴酋父他失乘醉入我邊堡邊
吏誅之奴酋遂恨日與弟速兒哈赤厲兵秣馬設險
擺唐數年前精騎一萬今且至數萬自三十四年以
勒索車糧爲名遂不復貢擁衆要挾侵犯遼陽而要
其跋扈之勢已成於襲殺猛酋之日矣按奴酋故部

在清河邊外甯宮塔塞直開原之東而猛骨那林二
酋部落在鎮北撫順關外直開原東北與韃靼三衛
接壤奴酋所以不得通北虜以二酋爲之障也猛酋
亡矣那酋僅五千餘騎勢必亡亡則建酋與北虜通
矣勢豈小哉且建夷素獷捷喜馳獵上下巖壁如飛
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夫北虜善陸戰遇江河則股
栗南夷習水道賴大海爲隔越乃建酋兼水陸之長
無河海之限由此言之奴酋一日不死不可一日弛
履霜之戒也敢考之以俟謀軍國者

跋女直考

自天厭夷德降生 真主北竄胡元我中土始得
光天日月之蓋皇祖另闢乾坤於遜伐之外其德
固駕唐虞三代而上之矣乃爾歲建酋以旣燼之
灰鷗張跋扈始則詭併部落繼則要挾不庭而駸
駸乎啟疆也豈唯殺鉞者蒿目卽荷犁執槩岩叟
販夫有弗裂眦而呼亟欲顛其壘穴者乎顧不稔
察其境之透折不歷遡其類之從滋亦何異望洋
興嘆自茲圖考出而虜在吾目中矣跡奴兒哈赤

之於猛酋也假女爲敵餌委妾爲賄資雖狡黠百
出哉無過一獸饒之獸耳我皇祖不階尺寸一
朝而蕩腥羶豈以金甌鞏固之日控弦幾何儲積
幾何猛將謀臣幾何而顧難彈一瘞哉吾儕食土
之毛忠憤橫臆然有志竊未之逮唯同志者披圖
而起長於謀者輸謀長於力者輸力長於賄者輸
賄共獵此黠獸而嚮之也庶不孤傳梨之意

夷俗記卷上

泰安蕭大亨

匹配

夷中嫁娶惟以兩姓相懽男女年相若者遂爾配合
烏暗所謂媒妁哉其聘儀則取牛馬諸畜近亦知具
幣帛以貧富而豐儉其數其成親則婿往媢家置酒
高會先祭天地隨宴諸親及媢家預置一帳房豎於
所居之側如貳室然宴畢諸親及皆已散去時將昏
矣媢則乘騎避匿於鄰家婿亦乘騎追之獲則挾之

同歸嬾家不然卽追至數百里一二日不止也倘追至鄰家壻以羊酒爲謝鄰家仍贈嬾以馬縱之於外必欲壻從曠野獲之其至嬾家也諸嬾女擁抱推送入幕中壻與嬾將羊骨互相捧持然後交拜天地嬾之褻衣必以馬尾辮維繫之固壻以小刀斷之其始配如此貧者則隨意資送同歸壻家矣歸時嬾披長紅衣戴高帽嬾女前導至幕中嬾持羊尾油三片對竈三叩頭卽以油入竈焚之與祭竈無異次則拜公姑伯叔母仍各送一衣似亦爲費然亦終避匿不相

見別嫌不親授受未嘗以蒸報聚麀而廢也至虜王及諸台吉家其俗大抵相同特無嬾避壻追之事然台吉之女成婚之日若嬾不命壻入壻不敢遽入也旣婚後壻在嬾家必俟產育男女始歸其歸也所贈嫁儀若帳房若馬駝若衣服男女奴僕之類輒以數百計其酋長之壻名倘不浪女名啞不害此兩家者世爲婚姻其有夫妻反目別娶有妾者婦家廉知之卽竊入其幕殺其所娶之妾盡驅其馬駝以歸若嬾不悅夫則隨其所欲嫁夫亦恐不敢言也若台吉之

夷俗記 一
妻有不和則給於所部之夷如有所出則給家產令其與子別居他所無子則守夫不命之嫁不敢嫁也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不如此反相訕笑故中行說有言惡種姓之失也不亦大可柳榆哉

生育

夷人產育男女不似我中國護持產時卽裹以皮或以羶越三日方洗洗畢仍裹之如前是日椎牛置酒召親戚鄰里而會飲名曰米喇兀產母初產時卽飲

食如常不避風寒卽所產之孩亦不避風寒母亦不甚懷抱兒饑則乳乳飽則以搖車盛之置於帳之內或帳之外如晁錯所稱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蓋自孩提而然哉產時仍有姬收生兒臍帶以箭斷之無論男女產畢俱懸紅布并腰刀於門上與懸弧結悅相似

分家

夷人分析家產大都厚於長子及幼子如人有四子伯與季各得其二仲與叔各得其一如女子以聘人

而未嫁者遇父母歿亦得分其家產以歸若已嫁之
女不過微有所得耳至夷人有絕戶者凡家產俱入
所管之台吉其妻亦給別夷若有恩男義子曾無名
於台吉及應差者卽得其家產如故不然則毫無所
得也

治姦

夷俗以姦爲最重故其處治爲最嚴如酋首之嬪有
與散夷姦者廉知之卽以弓弦縊死其嬪矣凡姦夫
之父兄弟止存一人餘盡置之死若妻女若帳房

諸畜產之類盡給之各散夷所謂赤族之禍不過是
也若散夷中有姦其嬪者唯以姦夫置之死如姦夫
預知而逃避者則稟其酋長罰畜產以七九之數其
有因姦而私相奔逃者被護則持其嬪以歸而姦夫
之罰亦如之至於姦其室女者父母獲之則痛責其
姦夫送至夫家俟其死如夫家置之則止不然則罰
以九九之數若貧不足以九九者則盡以其妻奴足
之若竊其女而逃奔他所者獲則罰亦如之且罰其
女之父母以七九若父母有不知情者必令之誓然

後怒之至若叔伯兄弟之姦干係倫理者反置之不問間有處置亦不至於太甚若稍疎者亦畧有罰而已大抵夷俗治姦嚴於疎而怒於親也

治盜

夫治盜之法曩時有盜若牛羊駝馬者止罰七九或三九之數耳今新法一行且剗其目斷其手仍罰一九之數卽盜一馬之尾法猶截一指也至畜產走失有收獲者酋首知之雖二三年外猶令人執旗徧部落中訪之自首者則恕如隱昧不白其事事發仍剗

其目斷其手何其慘也惟外甥盜母舅之物則置之不問卽姦其舅母亦無呵責之者此又何縱也奴盜主財旣斷一指矣且罰及得財者計畜之牝牡而重輕其罰大抵得牝者罰六九得牡者罰三九也盜戰其則罰三九盜田禾則未收者三九已收者六九也盜爲途人所獲則盡以所盜之物給之貴其能獲盜也彼酷於治盜如是是或一道乎

聽訟

夷人雜居沙漠喜則如馬之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踈而其處分亦無定律如兩台吉不和虜王則令衆
台吉理其曲直曲者則罰牛羊以千計駝以百計如
散夷不和則處置其富者先奉以羊酒然後訴其事
曲直已分則令曲者爲直者奉酒次日直者亦還敬
遂相懽如故也如甚曲者則罰罰不過牛羊數頭卽
坐於曲者名下以供賞賚之資其有致人於死者則
殺其人以抵命其人已逃則盡掠其家財男女而後
止若兩嬪相爭至於傷命酋長必先詰之曰汝之致
死彼嬪汝意欲謀嫁彼夫耶其嬪誓曰無遂以此婦

與死嬪之夫矣夷中奴僕多漢人及別夷之被掠者
爲之卽其子若孫亦世世無改易也若有智勇藝能
之人聞若有令之管事儼然亦酋首矣此而爲人所
殺則罪與殺真夷者同科若奴有殺死真夷者非惟
殺其奴以償命且併其財產一空至於奴爲夷人所
殺不過罰牛羊幾九以給其妻耳無妻者不過數罰
牛羊以給其主耳若奴僕新來爲人所殺又不過罰
羊一隻以給其主耳何簿奴僕若爾若曰此奴非我
族類故不甚惜之乎是以被掠之人往往南冠而越

驗殆爲此哉

葬埋

夷病不服藥其所從來矣近款貢以來每賜之醫藥
冀起其罷聾顛連而安全之然藥亦多不驗者何也
蓋諸戎以曠野爲性飲食衣服不與華同故張脉憤
興外強中乾往往天促其天年鮮能以壽終者良有
以也乃其葬埋之禮則尤可異焉初虜王與台吉之
死也亦畧有棺木之具併其生平衣服甲冑之類俱
埋於深僻莽蒼之野死之日盡殺其所愛僕妾良馬

如秦穆殉葬之意若有盜及塚中所埋衣甲及塚外
馬肉併一草一木者獲卽置之死子女盡入爲奴而
資財無論矣卽盜散夷之塚者亦罰九九之數故每
於他所別立一帳令人守之且揚言曰此某王某台
吉之塚也儻亦效曹瞞之餘智乎俗無三年之喪唯
於七日內自妻子至所部諸夷皆忝其姑姑帽頂而
已七日外復如故也今奉貢惟謹信佛甚專諸俗雖
仍其舊獨葬埋殺傷之慘頗改易焉蓋西方之僧彼
號曰喇嘛者教以火葬之法凡死者盡以火焚之拾

其餘儘爲細末和以泥塑爲小像像外以金或銀裹之置之廟中近年大興廟宇召喇嘛誦經四十九日雖部落中諸夷亦召喇嘛誦經至七日而止盡以死者所愛良馬衣甲爲喇嘛謝凡四方來吊者與所部諸夷來吊者俱有牛馬賻塋則俱以謝喇嘛其所嬖幸之人雖不盡殺但自生母以外仍爲子所收子死父則擐甲持刃向門三砍仍收其媳惟此淫俗固佛教所不能變者若其像則雖傳至久遠亦供俸之而莫敢毀也夫像教之設肇於西方流於北土化悍厲爲

仁慈於王化豈曰小補之哉

崇佛

夷俗曠悍不可化誨久矣比欵貢以來頗尚佛教其幕中居恒祀一佛像飲食必祭出入必拜富者每特廟祀之請僧諷經俸香贍拜無日不然也所得市銀皆以鑄佛鑄浮圖自虜王以下至諸夷見佛見喇嘛無不五拜五叩首者喇嘛唯以左手摩其頂而已且無論男女老幼亦往往手念珠而不釋也又有以金銀爲小盒高可二三寸許藏經其中佩之左腋下卽

坐臥寢食不釋也曩俺荅在時往西迎佛得達賴喇嘛歸事之甚謹達賴每指今松木台吉所居曰此地數年後有佛出焉後達賴喇嘛卒不一年至萬曆十六年松木之妻孕矣孕嘗在腹中有聲衆僧曰此當客生佛比產時兒果自言曰我前達賴喇嘛也衆僧曰此真向者達賴復生矣達賴生時乘馬念珠及經一冊順義王西還以此數者示兒兒果曰此我之馬也於諸品物中獨取念珠與經曰此我之故物也且時時作西方語惟僧能解之甫三四歲時言禍福亦輒

應夷人聞之於是千里羸糧而趨謁之者日相望於門也咸號曰小活佛上其事以聞萬曆二十年奉聖旨陞松木之子爲孕兒只昌異其事也以故夷人愈益崇佛不倦而喇嘛之在虜中者我歲有所賜以獎異之松木台吉常居上谷西北今順義王之親弟其子曰虎督度年可七八齡云

待賓

夷人應酬禮節無所謂揖遜謙讓之儀其在幕中賓坐於西北隅主坐於東北隅賓之從者卽列于西北

之下主之從者卽列於東北之下皆跌跏箕踞不倚不席也主人待之仍飲以乳以茶以酥油次則酒肉之類賓主食畢卽以其餘者犒從群然聚食於一幕而主僕不分也又有生平不相識或貧或餒不必卑辭哀請直入其幕而坐之主人食卽以其食剖而分之以故行人過客往往望屋而食雖適千里者奚必三月聚糧哉亦有貧夷食寡恐人之分其食也輒暮夜傳食晨起蓐食若候至日中則食雖甚寡亦必均分而無吝矣孰意狼如狼貪如羊者乃能軫猶饑

之念若此乎

尊師

彼文無詩書字非大體烏有所謂師然就其能書者名曰榜什此師也學書者名曰捨畢此弟也捨畢之從榜什學也初則持羊酒行叩首禮後雖日見日叩其首必至書寫已成然後謝以一白馬一白衣衣或布或段惟隨貧富製之無定數也夷人能書則隨酋首往來列於諸夷上一等以故夷中最敬榜什恣有侮慢榜什者罰馬一匹以給之往者各部落中榜什

其作記
不過數人近以奉貢崇佛榜什頗爲殷衆往者書用
板或以皮近欸貢來每給以紙筆之具但紙以供表
章至學書者仍以板板之制如我水牌而甚麗且書
甚遲鈍不能搦管祇以草管代之其字形長而直體
雖草而有子篆故不可究詰云

耕獵

論者咸曰夷人肉食不藿食也又曰不火食也此在
上古或然耳今觀諸夷耕種與我塞下不甚相遠其
耕具有牛有犁其種子有麥有穀有豆有黍此等傳

本已久非始於近日惟瓜瓠茄芥葱韭之類則自欸
貢以來種種俱備但有耕種惟藉天不藉人春種秋
斂廣種薄收不能胼胝作勞以倍其入所謂耕而鹵
莽亦鹵莽報予者非耶且也腴田沃壤千里鬱蒼厥
草惟天厥木惟喬不似我塞以內山童川滌邈焉不
毛也倘能深耕溉種其倍入又當何如彼中松栢連
抱無所用之我邊氓咸取給焉則互市之開其於材
木不可勝用矣若夫射獵雖夷人之常業哉然亦頗
知愛惜生長之道故春不合圍夏不群蒐惟三五爲

朋十數爲黨小小襲取以充饑虛而已及至秋風初起寒草盡枯弓勁馬強獸肥隼擊虜酋下令大會蹕林千騎雷動萬馬雲翔較獵陰山十旬不返積獸若丘陵數衆以均分此不易之定規也然亦有首從之別如一獸之獲其皮毛蹄角以頒首射旌其能也肉則瓜分同其利也其亡矢遺簇無人竊匿恐罹重罰其控弦鳴鏑悞傷本夷以致於死者惟償以一奴或償一駝不然則償馬二匹而已卽陣中亦依此例俱不入故殺之科也

食用

夷人雖知火食然亦粗穢之甚矣其食肉類皆半熟以半熟者耐饑且養人也肉之汁卽以煮粥又以烹茶茶肉味相反彼亦不忌也有曰爲米有磨爲麩麩和以乳而不知烹調之法也酒之名太多大抵以乳爲之厚者飲數盃卽酪酏矣盛以皮囊名曰殼殼蓋鴟夷滑稽之遺製也雖肉食然客至未嘗特牛款之也雖穀食然終肉氣勝食氣也其性耐饑卽食一脔彈飲水一升可度二三日也又耐寒冬夜卧雪中縮

其手足卽雪厚數尺不言凍也食無箸以手舉之亦無碗以木盆盛之今諸夷以匱製木碗木杓矣酋首則以銀爲之其豎帳房門必異向卧亦西首今受胡僧之約已南其門矣但西首而卧雖草野露宿終不改易也散夷仍卧於地不設床榻冬氣寒肅卽犬與羊俱蟠遶於卧前人畜不分也其鼎釜食具人食畢卽縱犬舐之腥穢不避也所謂犬羊之群豈虛語哉若其酋首則近口設有床榻矣僅高尺餘氈褥厚數寸食最喜甘衣最喜錦則糖飴錦繡之賞亦五餌之

所不廢者乎

帽衣

夫被髮左衽夷俗也今觀諸夷皆祝髮而右衽矣其人自幼至老髮皆削去獨存腦後寸許爲一小辮餘髮稍長卽剪之惟冬月不剪貴其煖也莊生所稱窮髮之北非此類耶若嬾女自初生時業已畱髮長則爲小辮十數披於前後左右必待嫁時見公姑方分爲二辮末則結爲二椎垂於兩耳耳亦穿小孔貫以金鑄銀環亦以朱粉爲飾但施朱則太赤施粉則太

白不似我中國之適均也其帽如我大帽而製特小
僅可以覆額又其小者止可以覆頂俱以索繫之頂
下其帽之簷甚窄帽之頂贅以朱英帽之前贅以銀
佛製以檀或以皮或以麥草爲瓣透而成之如南方
農人之麥笠然此男女所同冠者凡衣無論貴賤皆
窄其袖袖束於手不能容一指其拳恒在外甚寒則
縮其手而伸其袖袖之製促爲細摺摺皆成對而不
亂膝以下可尺許則爲小瓣積以虎豹水獺貂鼠海
獺諸皮爲緣緣以虎豹不沾草也緣以水獺不漸露

也緣以貂鼠海獺爲美觀也衣以皮爲之近奉貢惟
謹我恒賜之金段文綺故其部夷亦或有衣錦服繡
者其首首愈以爲榮也又別有一製圍於肩背名曰
賈哈銳其兩隅其式如箕左右垂於兩肩必以錦貂
爲之其衷衣甚窄以繩准其腰而服之不以帶束也
女不爲弓鞋與男俱靴靴之底甚薄便於騎乘也雖
甚富不以二衣更代自新製時輒服之至於幣弊亦
不補也雖極佳麗不一二日則垢垢亦不浣也非惟
衣垢不浣卽其夫終日垢其面經年垢其體故其腥

臚不可聞殆積垢所致哉人言虜多受制於嬪非其
婦性獨悍夫亦有所挾耳凡衣服冠履一切巨細之
事皆出其手夫自持弓射獵外一無所事事也平則
司牝鷄之晨怒則肆獅子之吼功多而驕勞多則放
勢固然也

敬上

夷俗所設法令或苛急而過猛或懈弛而太寬雖失
競練剛柔之中乃其敬其上命亦有可紀者凡命下
之日有抗違不奉行者輒罰千馬百駝雖台吉在所

不赦也凡所過地方俱有應付馬匹如我驛遞若奉
差人員至有抗違不應付者輒罰牛羊五頭酋首之
門今已南向若王子及台吉入俱必由門之西其散
夷由門之東有由中直入者輒褫衣其衣且罰其乘
來之馬若婦之入見翁姑亦必由門之東見則叩首
退則仍面其上逆行必出至門外始轉身順行不然
懼背尊不敬也諸夷之來謁見也馬必遠繫他所繫
近幕下者亦罰其乘來之馬至若毀罵酋首凡聽聞
者人人皆得殺之如逃不能護則盡其牛羊馬駝而

沒之矣近奉佛教或有疾病輒召僧誦經祈禱台吉
為虜王禱諸夷為台吉禱其敬上勤懇如此

禁忌

夷人原不知機祥之說其所最忌者無過於痘瘡凡
患痘瘡無論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見調
護則付之漢人如無漢人則以食物付之他所令患
痘者自取之也至若夫妻之患痘也必俟聞雷聲然
後相聚不聞雷聲則終年避匿如路人然其地寒患
痘者少視內地若火宅不肯久留慮患痘也近奉佛

教禁忌猶甚凡事皆守僧之戒毫不敢違一舉動僧
曰不吉則戶限不敢越也一接見僧曰不吉則人罕
覩其面也其俗無曆以明時惟記月之十二圓缺為
歲記日之三十出沒為月然每月必以初一初十十
五為上吉也是日也出行皆利刑罰盡弛其餘若上
元中秋端午重九除夕元旦之節盡愔然不知慶賀
不舉矣俗有卜筮不與我同有持羊膊骨火灼之以
驗吉凶者有以上弦之弓用兩指平舉之口念一呪
俟弓微動而知吉凶者有以衣領口袋諸器具向內

爲吉向外爲不祥者又有以所食之物藏於懷納於靴取以與人人以爲吉若頂於首盛以袖人卽忌而不食者又有天陰雷鳴震死頭畜爲大不祥則以酒食禳之立二竿爲門驅群畜從中走者則吉留之稍旁出則凶令衆搶之去者虜雖蠢然而亦知禁忌如此

牧養

夷人畜產惟牛羊犬馬駱駝而已其愛惜之勤視南人之愛惜田禾尤甚其愛惜良馬視愛惜他畜尤甚

見一良馬卽不吝三四馬易之得之則旦視而暮撫剪拂珍重更無以加出入不以騎惟蓄其力以爲射獵戰陣所需而已凡馬至秋高則甚肥此而急馳驟之不三舍而馬斃矣以其膳未實也於是擇其尤良者加以控馬之方每日步馬二三十里俟其微汗則繫其前足不令之跳蹈躑躅也促其銜轡不令之飲水斫草也每日午後控之至晚或晚控之至黎明始散之牧場中至次日又復如是控之至三五日或八九日則馬之脂膏皆凝聚於脊其腹小而堅其臀大

而實向之青草虛臆至此背堅實凝聚卽盡力奔走而氣不喘卽經陣七八日不足水草而力不竭我中國不知控馬之方往往乘肥馬以涉遠道則馬之死者十而九矣故馬不在肥在肥而實相馬以肥則騏驥不御有以也且其人平日間緩步以馬急馳以馬射獵以馬故周旋熟而整控精我中國人能如是乎卽有從馬上弄弓矢者亦月不數次此所以人馬不相得而馳驟不如意與乘異產無異也虜酒多取馬乳爲之故馬之乳人與駒而分食彼且曰我分其乳

則駒食乳多至冬月不耐寒此亦曲爲之說耳若駒以全乳食之我想其騰驤更數倍也大抵馬之駒牛之犢羊之羔每一年一產產於春月者爲佳羊有一年再產者然後羔多有倒損之患故牧羊者每於春夏時以鹽片裹羝羊之腹防其與牝羊交接也馬乳初取者太甘不可食越二三日則太酸不可食惟取之以造酒其酒與我燒酒無異始以乳燒之次以酒燒之如此至三四次則酒味最厚非奉上敬賓不輕飲也牛羊之乳凡爲酥爲酪爲餅皆取給焉取牛乳

則俟犢能齧草遂隔別之日取其乳至夜始令母子相聚也取羊乳亦俟羔能齧草驅至他所將牝羊每兩隻其頭相對束縛之使不動人從羊尾後取之取畢始解其束縛令母子相聚也其取羊毛則歲取二次或一次積其毛若干則合鄰家之嬾聚而為羶彼此交作不數日而羶畢成駱駝則二年一產力能任重每藉以負載行裝故虜貴駝也犬不甚大而其性更靈收則藉以守獵則藉以逐有獸被矢而走者犬追之不獲不止其發縱指示動如人意故虜貴犬也

虜以牧養爲生諸畜皆其所甚重然有窮夷來投或別夷來降此部中人必給以牛羊牧之至於孳生已廣其人已富則還其所給似亦知恤貧也若鷄豚鵝鴨皆其所無惟板升諸夷稍有之野產之物若黃羊盤羊野豬野牛野馬野駝野鹿之類皆不可馴致惟大獵時則能獲之皆在極東極西極北三處最爲繁劇處宣大邊外之地所產不多蓋彼三處地廣人稀食之者寡而宣大以外恒聚數十萬虜於此此正江河不能實漏卮所產安能供所食哉故虜以潼酪謀

夷俗記
其旦夕也

習尚

夷性椎魯木彊自服食器用之外不貴異物賤用物固其習俗然也乃今尤趨華靡哉其酋長類伏樂無所事事惟耽于壺觴溺于妖冶拍胡笳以誼雜合絲肉而嗶吟荒淫沉酒更復何營其嬾女雖不甚佳麗然最務藻飾間亦工於刺綉故胭脂針線所最好也但其長乳垂至腹下時當拮据兒輒從腋後索而食之此豈生成亦從馬上得之耳其俗不競富貴不戚

貧賤雖家無升斗處之晏如最敬者篤實不欺最喜者膽力出衆其最重者然諾其最憚者盟誓僞則不誓一誓死不渝也最好弓弓有經十餘年不壞者最好刀刀之制與我無異然惟尚犀利不尚光明也最好盔甲制極精堅卽無戰陣猶時時拂拭也又最好犬馬犬馬之良者愛之甚於愛人往時不畏鬼神近甚敬佛嘗特建廟宇乞買丹青爲莊嚴之故也其衣服鞍轡惟嬾女爲最華若其丈夫雖弊衣垢面往來親友家不顧也其人之體貌不甚魁梧面亦有皙白

可愛者但其首微扁而短其肩橫濶其睛白者多而黑者微黃其鬚黃而赤其言語多喉舌音而不清輕其歌唱亦多喉唇音而不響亮近雖貴金紫之飾悅錦綉之文甘茶糖之味若夫珍禽奇獸翡翠明璫可以快耳目周彝商鼎虞絃孔碑可以供清玩彼不知尚也雖非渾渾噩噩之民猶有狃狃慕慕之俗此上聖所不能懷者今何幸就我戎索哉

夷俗考卷下

秦安蕭大亨

教戰

世人聞匈奴之長技三咸曰此誠不可當不知彼非有他謬巧亦習慣若自然乎史載匈奴兒十五卽騎羊射鼠李詩亦云胡兒十歲能騎馬豈虛語哉今觀胡兒五六歲時卽教之乘馬其鞍以木爲之前後左右皆高五六寸置兒於中雖馬逸亦無傾跳之患也稍長則教之蟠鞍超乘彎弧鳴鏑又教之上馬則追

狐逐兔下馬則控拳擘張少而習焉長而精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無非比勇角力之事也又稍長則以射獵爲業晨而出晚而歸所獲禽獸夫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且射騎於此益精也及至勇力出衆衆甚重之雖虜王台吉恒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卽勇力者或紵其臂而奪之食虜王台吉亦懽然不以爲怪也其馬每至秋高則肥肥則不堪道遠彼有控馬之方故馬不虛肥其臆皆實卽日行數百里經陣七八日馬猶如故也弓以桑榆爲幹角取諸野牛黃羊膠以

鹿皮爲之體制長而弱非若六鈞三石之強也矢以柳木爲之麓而大鏃以鐵爲之有濶二寸或三四寸者有似釘者有似鑿者然陣中人不數矢矢不虛發也弦以皮條爲之麓而耐久也其弓弱其矢強毅之極滿至三二十步發之輒洞甲貫胸百不一失但不能射於五十步之外甲冑以鐵爲之或明或暗制與中國同最爲堅固矢不能入徒躍如也說者謂虜無鐵有鐵皆自互市中所闖出者不知未市之先歲所擄掠者不知其幾庚戌之犯其鐵馬金戈明光耀日

夫豈裸體來哉特彼中少鐵故貴鐵貴鐵故精於鐵
非若我之多而濫惡也矢則人人能爲之惟弓有弓
人函有函人弓人函人皆我中行說爲之也陣中有
鈎鎗柄長五六尺鎗刃長數寸刃後有鈎可以刺可
以挽也有鈎杆可緣以登城也有弩專以射牲戰則
不用也無金鼓惟有虜粟以木爲之制如我銅號頭
而甚長吹之以合衆其聲聞更遠也無旌旗惟虜王
及台吉則有坐纛典師振旅皆知祭纛出行無導從
服飾無等級行如鴈行人亦莫知誰爲王誰爲台吉
也夫自幼至長惟力是恃自上至下惟力是愛此所
以從古爲中國患乎

戰陣

夫虜之犯順也其小人零竊則無如我何獨糾衆大
舉則往往得志公嘗聞虜之大舉也不締盟與國則
藉援婚姻合羣虜而部署之輒逾數月始則虜王令
人持三尺之挺晝夜兼程諭諸部約以某月某日集
於幕中敢有愆期者必羅重罰至期諸部果畢至至
則逆逐左右不令與聞獨召各酋長入幕議所掠事

議畢仍令散歸各部備弓矢甲冑及牲畜若干以充
軍需至某日會於某所敢有愆期不畢會者仍羅重
罰至期諸部又畢至虜所重者坐纛也其虜王之纛
列之於中諸酋之纛則橫列如鴈行大會群夷於纛
下是日殺牲致祭俱南面叩首祈神之祐祭畢大享
群夷誓師啓行先議所犯之處猶不令衆知也如欲
犯東且西行三舍或五舍至塞垣下乃翻然東向日
惟子馬首是瞻遂疾驅將入塞則先營老弱以守軍
需令輕騎數百或數千持鋤荷鑿潰垣而入比精銳

者或伏於塞內令數十騎且前且却以誘我我烽堠
始舉狼烟以傳寇至我師躬擐甲冑介馬而馳而所
伏之精銳固以逸待我我不知也遂入其伏而敗師
者有之矣或深入我內地三四百里如迅雷或散掠
我墩堡遽反大巢如脫兔望之則彌山徧野敵之則
左誦右支往往以應接不暇顧此失彼而敗者有之
矣或合衆虜頓之堅城之下酋首親臨陣中四面攻
圍各有分地令勇悍不別生死者以鉤緣城次則持
刀繼之旁皆引滿鎗上向以衛緣城者我師從城上

夷俗記 八
以蘭石繫緣城者而引滿者輒一發若射隼於高墉
中則我師不無少衄而城下之虜齧粟齊鳥呼聲動
地遂蟻附肉薄而登而城陷矣此皆將帥寡籌偵探
不的之過也倘有明哨以探虜情而預知所議之事
有暗哨以探虜形而預知所犯之鄉則委利垂餌可
以邀其情堅壁清野可以老其師輕騎出塞擣其老
弱可以使虜內顧而速其旋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
名是在良將不可不擇也及虜既歸仍以燾豎之如
前將所獲一人生束之斬於燾下然後會衆論功群

夷上所鹵獲於群酋而莫之敢匿群酋上所鹵獲於
虜王而莫之敢匿虜王得若干餘以頒群酋群酋得
若干餘以頒群夷功輕者陞爲把都兒打兒漢功重
者陞爲威靜打兒漢再重者陞爲骨印打兒漢最爲
首功則陞至威打兒漢而止凡兩陣相對我營爲方
陣四面外向以應敵虜亦以陣當我度其勢均猶萬
馬齊驅直蹂我陣稍弱則旁擊分掠隨所欲往矣其
陣中有持鈞鎗者前可刺而却可挽也右則發弓以
待左則握刃以須每三人爲隊長短相雜也虜不能

下馬地闢故一人恒備三馬五馬多則八九馬者倘
有一人折馬衆必以餘馬載之不然酋首必重其罰
也有被創者危在呼吸間衆必捐軀以援之援一台
吉台吉則敬如父母歸則盡以所愛衣甲良馬與之
矣援一散夷散夷亦敬如父母歸則盡分以資財且
世世德其人而不忍忘矣然此援人者惟欲稱雄虜
中爲名高不爲厚利也論者咸曰虜猛甚不可當也
不知虜豈虎而翼飛而食人哉蓋酋長之於群夷也
獲則同其利群夷之於黨伍也危則同其害利害相

同乎人一志奚俟三令五申然後蹈白刃赴湯火哉
今我中國恣令敢私鹵獲一介乎被危者肯越伍相
援乎卽勇而直前首級不及格肯論功乎局將若轅
下駒視卒如秦越人其數不勝也倘有豪傑之士破
其町畦解此拘繫棄我所短習虜所長而曰陰山不
可掃賀蘭不可登吾不信也

貢市

元自崇禮侯後潛居應昌不再傳被弑者五維時尾
刺稱強小王子之勢又浸盛元之苗裔不絕如纒今

順義王固小王子之苗裔哉乃小王子及瓦剌未知
其爲元苗裔否也小王子之子曰反顏罕者生子十
一人吉囊俺答老把都其第三子之子也視他子最
爲雄悍所傳嗣視他子特爲繁衍吉囊居當河西境
最饒佚樂所鹵忻代女樂日夜縱淫病髓竭死俺答
老把都居當上谷地最瘠計畫無所之遂標縞爲寇
其子辛克都隆偏臂善用兵以故父子數數寇邊無
已我逆黨趙全等又從而傳其翼鋒甚銳歲殺邊氓
無算亡何而那吉叩關降那吉者俺答之孽孫也俺

答有所私寵而那吉忿故來降俺答怒欲以兵索之
先總督王襄毅公崇古巡撫方金湖公逢時使人謂
之曰兵來則那吉不生還矣執趙全等以贖乎俺答
首肯之因就幕中議事遂擒八逆以獻督撫上其事
以聞因許通貢互市不絕賜金印封俺答爲順義王
其餘封爵各有等今順義王傳三世矣歲貢馬若干
市馬若干欵賞若干咸有定額不載吉囊貢市不隸
宣大不載宣大所市凡五區宣府之張家口則寺把
都所部市焉大同之守口堡得勝堡新平堡山西之

水泉營則順義王所部市焉論者謂互市如養癰然
不市則戰衄則有死亡之慘而資財無足論卽戰勝
則有犒賚之費而物故未必無絕互市以博犒賚矜
犒賚而忘物故視今塞下耕耘樂業畚插成功爲孰
得哉然款不可恃乘款而修金湯乘款而致堅利乘
款而實三氣是許款之初意也我有戰之具我擇款
之權則款可也戰可也是制虜之微意也稽之邊防
未有不能戰而能款者揆之虜情未有不喜款而喜
戰者顧款有款之時戰有戰之會審時投會乃得之

矣因紀虜俗遂贅及焉



